



玉堂叢語卷之三

太史瑯琊焦竑輯

錢塘徐象檉校刊

名對

聖祖時凡觀經史中有句讀字義未明者必召翰林儒臣質之雖有知書內侍能文宮人不得近蓋不特紬繹義理而已洪武末侍講方希直有詩云風煖彤庭尚薄寒御爐香繞玉闌干黃門忽報文淵閣天子看書召講官卽其事也

王學業詩 卷之三
成祖寶訓云 上親朝之暇輒御便殿閱書
史或召翰林儒臣講論永樂以後蓋莫不然 殿
閣詞林記

孝廟嘗問司禮監 祖宗時名見大臣其禮如
何當在何處蕭敬對云 英宗多在文華殿嘗
見吏部尚書王公翱問對畢王公辭去顧見其
衣後破損再呼還問衣破何不令家人補之王
公答曰今日偶服此到部適聞 命不及更衣

英廟撫掌笑命賜一綺 孝廟聞之曰朕不
能如 祖宗簡易若此數日間遂名見兵部尚
書劉公大夏見後稱好好遂菴楊公一清亦談
一事云時甘肅缺總兵官會推恭順侯吳瑾

英廟以爲得名問王公如何王以爲不可
英廟遽曰老王執拗外庭皆道此人好獨爾以
爲不好何也王叩頭曰吳瑾是色目人甘肅地
近西域多回回襍處豈不笑我國乏人 英廟

撫掌曰還是老王有見識即命另推 祖宗時君臣之間契會如此

徐溥云弘治十年三月韋太監急走閣下言

上坐文華殿宣四先生溥及劉李謝三公倉皇至殿叩首 上曰近前諸司禮皆環跪御案旁

上曰看文書諸司禮取諸司題奏與溥及劉以片紙數幅與李謝每一疏 上必曰與先生

輩議溥等擬批答 上覽或更定二三字或刪

去一二句應手疾書略無疑滯溥等懼不稱

上意頓首請曰疏中事多者臣等請將下看詳

上稍不說曰文書尚多欲盡閱閣中亦閒盍

就此面議諸輔臣又頓首曰唯自 裕陵名見

南陽等後四十年 茂陵及 泰陵初歲不過

一二見道二三語是日溥等得見 上天資明

睿聖心仁厚大喜顧應對不能副 上意又自

慙也

劉健云 上方勵精凡國家大事名見輔臣宜
與去名健及李謝二公至文華殿平臺煖閣面
議大政如吳一貫張天祥獄 睿皇后陵寢殿
禮進退五府四營公侯伯災異去畱大臣皆
上前相可否健確直見事稍遲李才敏達謝方
質三人同心時人語曰李謀劉斷謝尤侃侃
孝皇一日召劉大夏戴珊諭曰聞今軍民多不
得所安得天下太平如古昔帝王之時大夏對

曰求治亦難太急但每事與內閣近臣講議必
求其當而行之久自太平 上曰內閣近臣如
大學士劉健亦儘可與計事但他門下人太褻
他曾獨薦一人甚不合朕意 上不言其姓名
大夏等亦不敢問明日與司禮太監陳寬相會
詢之寬亦不知既而曰劉先生曾說劉宇才可
大用 上不答先生疑 上聽之不真重舉其
人言之 上竟未之答或者是此人未可知噫

宇之姦惡 聖明已知之矣正德初宇果大壞
薦人之難如此一日 上又名劉戴二公議論
人物大夏言某一時人物 上曰內閣學士劉
健屢舉此人朕已熟察之矣其人作威福好虛
名無誠心爲國在陝西巡撫時與鎮守內臣同
遊秦王內苑廝打墜水遺國人之笑及任戶部
侍郎令他叅贊北征官軍惟以叅奏總兵官爲
事不能畫一策以裨軍旅因其誤事所以退他

這等何以稱爲人物大夏等叩頭不敢復言

弘治癸亥以往 孝宗時名內閣部院大臣於

文華殿或寶座後平臺問咨訪時事慨然欲復

祖宗之舊時大學士劉公健李公東陽謝公

遷在內閣學士吳公寬司制誥倪公岳戴公珊

楊公守隨皆名自南都岳爲吏部尚書珊爲右

都御史守隨爲大理寺卿時戶部周公經禮部

傅公瀚兵部馬公文升刑部閔公珪祭酒謝公

鐸既而尚書許公進劉公大夏韓公文都御史
史公琳張公敷華侍郎王公鏊相繼代任一時
得人甚盛政事多所興革而士之沉抑者舉用
殆盡

孝皇召見劉忠宣公諭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
商量又以非卿部內事而止今後當罷行者卿
可寫揭帖密封進來對曰不敢 上曰何曰先
朝李孜省可爲鑑戒 上曰卿與我論國事豈

孜省營私害物者比曰臣下以揭帖顯行是亦
前代斜封墨勅之弊 陛下宜遠法帝王近法
祖宗事有可否外付之府部內咨之內閣可也
如有揭帖日久上下俱有弊且非後世法臣不
敢效順 上稱善久之 今言

弘治十八年八月 上召見內閣徐劉李謝四
公於平臺議政事時太監李廣以燒煉齋醮橫
被寵賚閣疏力諫 上嘉納以疏示廣武岡知

州劉遜為岷府所奏逮遜至京科道疏救遜下
 詔獄者六十餘人內閣疏救得釋十一年五月
 上坐平臺召見內閣劉李謝三公議罷成山
 伯王鏞遂安伯陳韶寧晉伯劉福總兵越二日
 又召見議以保國公朱暉鎮遠侯顧溥惠安伯
 張偉為總兵代鏞等而以溥同英國公張懋管
 團營蓋五軍神機三千所謂三大營六提督也
 六人中擇二人提督團營皆名總兵官

講讀

太祖召錢唐講虞書陞立而講或糾唐草野不
 知君臣禮唐正色曰以古聖王之言陳於 陛
 下不跪不為倨嘗諫宮中不宜揭武后圖忤
 旨待罪午門外終日 上悟賜飯即命撤圖唐
 之正色立朝如此 雙槐歲抄

李希顏性行峻茂貫酣羣籍 高帝用薦手書
 徵之南畿擇為諸王子師今分建十王者是已

教法嚴毅雖諸王子有弗若教者或擊額以管
帝撫而怒 高皇后問故曰惡有以堯舜訓
爾子顧怒之邪 帝威用霽

仁廟在東宮一日傳 上命名吏部翰林院官
令舉老成正大儒者侍 皇太孫講讀明日

東宮特召蹇義楊士奇問之對曰臣兩人共舉
禮部侍郎儀智然衆鮮知之 東宮曰往昔吾
舉李繼鼎大誤後悔無及智甚端正但覺老矣

士奇對曰雖老然起家學官道理明執守正精
神不衰廷臣中老成正大未見其比是日午朝

上顧問東宮曰太孫處侍講讀已得人否對
曰已舉禮部侍郎儀智然議尚未決 上喜曰

此得人矣雖老識朝廷大體能直言不阿向之
元旦日食呂震等皆欲行賀禮惟此老與楊士
奇言宜免賀朕從之儀智可用遂令日侍 太

孫講讀蓋 文廟於臣下有片言之善皆記憶

三堂叢書 卷之三
不忘如此

文皇帝特簡王讓侍 皇太孫讀書謂侍臣曰
孝者百行之源也君子之所當則也故詩曰有
孝有德朕聞讓孝於其親故擢用之讓在講筵
首陳堯舜之道惟在孝弟人主躬行孝弟則天
下感化不勞而治每談經必端凝拱立敷宣明
暢 皇太孫敬而愛之時同事之臣張山陳瑛
以順 旨被寵戴綸林長懋則強諫不少詭隨

惟讓謙卑自牧簡默寡言每進規諷亦委曲切
中事情 皇太孫斂容聽之益加禮重

宣宗嘗召王英便殿謂曰洪武中學士有宋濂
吳沈朱善劉三吾永樂初則解縉胡廣有重名
今汝當講經史陳道義啓沃朕心罔俾前人獨
專其美賜內醞及鈔千緡命入內閣

景泰中選內侍秀異者四五人進學文華殿之
側室倪謙呂原寔教之 上時自臨視命二人

講論倪講國風呂講堯典稱旨問二人何官倪時以左中允兼侍讀呂以中允兼侍講又問幾品曰皆正六 上曰品同安得相兼令取官制視之乃命二人以待講學士兼中允他日 上再至二人已遷坐於旁 上訝之二人對 君父所坐臣子不敢當 上曰如是乎其後至館中惟立談或東西行不復坐云

楊守陳於經筵一日講武成篇曰魯論無爲而治周書稱武王垂拱而天下治然後世人主有深拱禁中委政內侍者名閭樂之禍有高居無爲惟嬖寵艷者啓祿山之變何也蓋舜武之所以無爲者由其舉相去凶悖信明義無一不盡其道皆憂勞而有爲乃始佚樂而無爲也後世人主則孟子所謂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耳左右聽者竦然

上遊後苑左右諫不聽王鑿講文王不敢盤於

遊田 上爲罷遊講罷常名所幸李廣戒之曰
今日講官所指殆爲若等好爲之

張學士元楨南昌人爲日講官 上命設低几
就而聽之蓋張短小不及四尺貌寢而聲音朗
徹聞者竦然 上亦起敬故設此几以便之張
自七歲能屬文稱爲奇童嘗請 上讀太極圖
西銘諸書 上亟索之內閣以圖本進 上覽
而歎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

孝宗時尤重經筵多有匪頒之賚學士程敏政
記其事云弘治元年三月十二日初開經筵賜
宴及白金寶鏹十三日文華後殿早進讀尚書
孟子及午乃進講大學衍義以爲常讀畢賜宴
講畢賜茶 上皆呼先生而不名四月二十八
日以後屢賜桃杏郁李蓮房筍上黃封鮮筍青
梅枇杷楊梅雪梨鮮藕五月二十九日以後屢
賜或題上林苑監進乾清宮八字或題上林苑

海子進乾清宮九字或題司馬苑局進乾清宮
 茶房上用十一字敏政等具表稱謝且記之以
 詩有曰黃封進帶乾清字朱實平分上苑香七
 月二十日文華殿後講 上顧中官賜講官冠
 帶靴袍敏政預賜織金雲鴈緋袍一有副金帶
 一及烏紗帽皂靴面謝訖 上顧謂曰先生辛
 苦共對曰此皆職分當為頓首而退有詩記之
 日上采魚曉色深湛恩稠疊 駕親臨對衣紅

濯天機錦束帶黃分內帑金久幸清班容宦履
 漸慙華髮點朝簪經生啓沃尋常事消得 君
 王念苦辛

孝宗好親儒臣一日經筵劉學士機進講責難
 於君謂之恭二句 上注聽久之俯賜清問因
 辨析陳字之義劉倉卒進講語不逮意 上謂
 之曰此即敷陳王道之陳也羣臣叩首謝又問
 何以不講末句答以不敢 上又曰何害善者

可感善心惡者可懲逸志自今不必忌諱 歷代

小史

經筵百奏近世無聞惟嘉靖甲申夏呂脩撰栴

言五月十二日 獻陵忌辰是日講筵 君臣

不宜華服已丑夏陸祭酒深言講官講章不宜

輔臣改竄使得自盡其愚因以觀學術邪正呂

未幾以論禮謫解州判官陸竟以是謫延平同

知程正叔詞嚴義正范堯夫色潤氣和皆賢講

官也今難其人矣 今言

寵遇

高帝建國初遣使者樊觀以束帛召青田劉基

麗水葉琛龍泉章溢金華宋濂至建康入見

上喜甚賜坐從容問勞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

耳然四海紛紛何時定乎章溢對曰天道無常

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 上曰卿

等其畱輔予矣既而命有司即所居之西創禮

賢館處之

高帝欲俾宋濂參大政濂曰臣少無他長惟文墨是攻今幸待罪禁林 陛下之恩大矣臣誠不願居職任也 上厚之每燕見必命茶賜坐 每旦令侍膳詢訪舊章講求治道或至夜分乃退濂在朝久若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祀典朝享宴慶禮樂律曆衣冠之制四夷朝貢賞賚之儀及勲臣名卿焯德耀功之文承 上旨意論

次紀述咸可傳於後也

洪武八年秋八月甲午 上覽川流之不息陋尹程秋水賦言不契道乃親更為之賦成名禁林羣臣觀之且曰卿等亦各撰賦以進宋濂率同列研精覃思鋪叙成章詣東閣次第投獻 上皆親覽焉復寘品評於其間已而賜坐勅大官進天厨奇珍內官行觴觴已 上顧濂曰卿何不盡飲濂跪奏曰臣年邁恐不勝杯酌或愆

於禮度無以上承寵光爾 上曰卿姑試之濂

卽席而飲將徹 上復顧曰卿更宜嚼一觴濂

再起固辭 上曰一觴豈解醉人乎卒飲之濂

舉觴至口端又復瑟縮者三 上笑曰男子何

不慷慨爲對曰天威咫尺間不敢重有所瀆勉

強一吸至盡 上大悅濂顏面變頰頓覺精神

遐漂若行浮雲中 上復笑曰卿宜自述一詩

朕亦爲卿賦醉歌一奉御捧黃綾案進 上揮

翰如飛須臾成楚辭一章曰西風颯颯兮金張

會儒臣兮舉觴目蒼柳兮裊娜閱澄江兮水洋

洋爲斯悅而再酌弄清波兮永光玉海盈而馨

透浮瓊筍兮銀漿宋生微飲兮早醉忽周旋兮

步驟踰踰美秋景兮共樂但有益於彼兮何傷

洪武八年八月七日午時書濂既醉下筆字不

成行列甫綴五韻 上遽召濂至命編修官朱

右重書以遺濂遂諭濂曰卿藏之以示子孫非

惟見朕寵愛卿亦見一時君臣道合共樂太平

也濂叩首以謝 上更勅侍臣應 制賦醉學

士歌者四人考功監丞華克勤給事中宋善方

徵通聞而續賦者五人秦府長史林溫太子正

字桂彥良翰林編修王璉張唯典籍孫賁

洪武五年甘露降 太祖召宋濂賜坐 上躬

執金杓煉湯於鼎取甘露投之手注於卮以賜

濂曰此和氣所凝也能愈疾延年故與卿共之

耳

濂奏事久稱倦 上命璉慎共扶下殿祖子孫

三世皆官內廷當世以為盛復以先生艱於行

步特選良馬以賜 上親作歌復 詔羣臣咸

作之以寵耀焉

宋潛溪太史乞歸時 御製詩二句餞之云白

下開樽話別離知君此後迹應稀太史續之云

臣身願作衡陽鴈一度秋風一度歸 上悅賜

白金錦幣文綺曰與汝作百歲衣也自是歲一來朝後子璲被誅乃諱迹焉

太祖尊禮劉基嘗稱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

洪武十二年 太祖名四輔官吳源杜敷趙民

望李祐遊東苑命聯句作柏梁體一章云踞盤

龍虎肇豪英太祖五色卿雲炫月明臣王氣瑩然

聖景象臣民風樂爾見昇平臣山河百二金陵

最臣民望 宇宙千秋帝業成臣暗憶六朝興替事

太祖禎祥未盡又加禎臣詳觀諸臣之作雖遠不

及 聖制之盡善盡美然君臣之間情禮藹然

與明良喜起之歌同一揆也

狀元任亨泰 聖祖寵遇特隆命有司建狀元

坊以旌之 聖旨建坊自此始亨泰襄陽人為

修撰每名建議即 賜手詔書襄陽任而不名

尋與黃子澄竝拜詹事府少詹事仍兼修撰而

寵遇 曼山館

擢禮部尚書

洪武年擇解額內雋異者俾肄業其中張唯等
 凡十有七人寔與選正月甲寅命題賦詩詩成
 稱旨唯等皆擢翰林國史院編修以贊善大夫
 宋濂太子正字桂彥良分教之 上謂曰昔許
 魯齋諸生多為宰輔卿其勉之聽及之暇輒幸
 堂中取其文親評優劣命光祿日給酒饌每食
 皇太子親王迭為之主唯等待食左右冬夏

賜衣及弓矢鞍馬恩禮甚厚

建文君即位眷念舊學屢問董倫左右多言倫
 可用召拜禮部侍郎兼學士與方孝孺入內閣
 侍經筵是年秋御書怡老堂三大字及髹几玉
 鳩杖各一以賜

永樂四年八月集翰林儒臣及修書秀才十數
 人於丹墀內同賦白象詩擢右庶子胡廣為第
 一王涯為第二餘賞賚有差

王文靖公弟汝嘉洪武中以事克五開衛軍

太宗一日問文靖公曰聞汝有弟今安在其才

何如文靖叩首言臣弟進見克軍五開衛其學

與臣相似 上即命取回試天馬歌并經義二

道除大庾縣學訓導大庾自開科無舉人汝嘉

至擇其天資明敏者晝夜督教自是登進士者

二人汝嘉遂入翰林為五經博士陞侍講卒

崑山夏太卿年少登科丰姿甚美一日與中書

廿餘人在文淵閣寫某書 太宗見其字甚愛

之語諸人曰今後俱效此小中書寫因問姓名

以其名昶移日於永字之上今人遂皆從此體

寓圃雜記

王翰林洪以總角登第 成祖喜甚命禮部與

行三加禮畢赴瓊林宴入官翰林與王直王英

齊名稱三王後有忌之者出為刑部主事人皆

惜之平生詩文甚多不能俯仰於人故終不顯

云

孔諤山東曲阜人永樂中舉鄉試 上以聖裔

欲寵異之特賜進士官左春坊中允賜宅一區

命教 太子諤師道嚴正不阿 上亦憚之

楊榮進言十事皆指斥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

成祖覽而喜之密與榮曰實切時病但汝為

心腹之臣若進此言恐羣臣益相猜疑不若使

慎密御史言之於是得監察御史鄧真俾入奏

眾皆股栗免冠請罪 詔諸司即日悛改怙終

者不赦

仁宗皇帝每朝會罷有機務計議必親御翰墨

坐楊文敏姓名識 御寶或用御押封出付公

規畫公感知遇益竭誠體國侍講王璉每休沐

會公與語退謂人曰公志在 朝廷不少間於

燕私之時真可謂為社稷臣也 年譜

仁廟於宮僚鄒濟徐善述王汝玉以及楊士奇

梁潛蔣御醫用文等皆被詩文寶翰之賜甚多
近得天台徐氏所藏令旨一通永樂十六年三
月初二日 皇太子書一通冬至賜詩一首永
樂十五年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慰問古詩各
一首十月二十七日呈試王業古詩一首錄之
令旨書詩各一以見 昭皇帝崇文禮賢之盛
德云其文曰令旨說與好古爾將選詩內取易
入手解意的詩分類賦比興三字每字要十六

句八首十二句八首八句八首明日早要進來
看又聞卿染疾可稍安不乃冬寒善加湯藥順
時將息旨不多及 皇太子致書贊善好古先
生余今欲學作表卿可一如詩題立例意思余
爲構文請益好古具詩題與表題間日封進以
廣琢磨今晨覽卿爲余所改之詩甚是丰采清
雅真有益於日新但卿疾不痊未及存問日見
擾煩豈尚古優待高年才望之事乎然優待之

心豈忘朝夕也但卿今年邁恐余爲學有日似卿朴直苦口者百無一二面諛順顏者比有之故特相爲覲縷者爲卿才德直蹇起卿康健篤於其事卿無憚勞弼余成業惟望藥石之言日甚一日毋犯鱗觸諱之慮若余成學報荅之禮豈得忘之春暖猶寒當善爲湯藥順時將息以慰余懷旨不多及永樂十六年二月初二日冬至賜贊善徐好古清朝盛文治輔德資儒耆念

彼筋力倦趣朝諒非宜賦詩有佳致納誨多良規起予得深趣歡懷浩無涯新陽屆初復况此承平時酬勞見尊酒庶以勞期頤 皇太子特以牲醴之奠致祭於故贊善徐好古之靈曰卿偉量淵宏博覽古今正宜佑余文學匡余政治豈期一疾遽然而逝茲者黃鐘應候天道伊周顧諸寮吏不見於卿哀哉痛哉不復聞卿贊益之言矣今特遣庶子鄒濟奠於靈筵卿其不寐

庶克享之 皇帝遣天台縣某官諭祭於故贊
 善贈太子少保謚文肅善述曰卿昔從朕於儲
 宮有啓沃匡輔之益嘉念不忘茲惟仲春秋特
 致常奠用伸懷舊之情尚其饗之

水東日記

仁宗爲皇太子命蹇義兼詹事時師傳皆勲臣
 兼之而輔導責任文臣詹事益元僚也 上欲
 有諭 皇太子率諭詹事往導意義亦委曲周
 悉 皇太子尤愛重義所言靡不信用滿三載

陞資政大夫

蹇忠定賜第大明門內 上累命中人進式皆
 不稱 上親畫圖命工戒十日落成公官冢宰
 者三十年取人先純朴而黜浮華故永宣之間
 士風吏治龐厚可觀秦誓所謂斷斷兮無他技
 者公庶幾矣

郭璉代蹇忠定爲吏部尚書 上謂曰卿爲朕
 擇才古人當斯任者必勤於咨訪有得卽錄故

官不乏人呂蒙正夾袋虞允文材館錄是也慎
 留意公秉衡十四年務採實行不用浮薄游聲
 譽之士雖為內閣所侵能堅忍持正自行其志
 選中書舍人二十八人專習義獻書以黃文簡
 公淮領之一日 上謂文簡公曰諸生習書如
 何公對曰日惟致勤耳惟今翰林有五墨匠陳
 宗淵者一同習書然不敢儕諸人之列但跪階
 下臨榻頗逼真因問卿嘗持所書來否公因出

諸袖中乃覽之喜甚目公曰此何鄉人對曰越

陳剛中之後也 上素聞剛中名改容久之曰

自今當令此人與二十八人同習書公曰然尚

在匠籍又須如例與飲食給筆劄俱從之且令

有司落其籍宗淵遂得入士流云

禮部侍郎金公問在 仁廟時嘗賜歐陽居士

集二十冊寶藏之既而所居不戒於火失去八

冊後 宣廟在文華殿公被顧問因從容言賜

書事 宣廟令內侍爲補之踰數日得賜雖紙色不同而兩朝恩賜復歸於完真殊遇也

宣德二年春 太皇太后御便殿召王振欲誅

之三楊申救得免 太后因詢諸大臣名及楊

溥乃歎曰 先皇帝嘗稱卿忠不謂今日得相

見也溥叩首感泣人擬蘇軾奇才之對

宣德中 駕幸楊士奇第夜已二鼓士奇驚起

朝服而迎但見儀從塞屋香氣氤氳不知 上

所在惟向北拜不已 上方倚東闌看月笑而

呼曰士奇朕在此所賜已充庭矣

宣宗御製詩一章賜榮及蹇忠定楊文貞文敏

三公且曰朕茂膺天眷惟爾四人贊翼之功因

賜宴盡醉而罷

楊文貞公在內閣時夫人已早世惟一婢侍巾

櫛而已一日中宮有喜慶大臣命婦朝賀 太

后聞公無命婦令左右召其婢至則諸命婦已

退矣 太后見其貌既不揚衣復儉陋命妃嬪
 重為梳整易內製首飾衣服而遣之且笑云此
 回楊先生不能認矣翼日命所司如制封之不
 為例其眷遇之隆如此聞此即南京太常少卿
 導之母也導字叔簡能詩文善談論以尚寶卿
 陞是官 徵明云文貞薨時夫人猶在且不聞有封婢之說或他日以導推恩容或有之
按文貞元配嚴夫人繼郭夫人即此婢也 朝
廷特降制封之其制詞載在文貞續集附錄內
安得云無衡山
一時未之考耳

王翺被賞賚金玉束帶錦繡衣服銀幣玩器等
 物歲無虛月屢召與近臣同遊西苑南城及扈
 從獵近郊燕賜優渥一時擢用廷臣惟公言是
 聽有出他人薦者亦必待公而決每名見便殿
 訪問從容呼以老王而不名其見敬禮如此
 張益故廬被災手疏於 朝稱老母守志孤臣
 違養弱弟相依以供朝夕而不戒於火以燬先
 人之遺以傷母氏之心皆臣不孝所致願賜休

終養奏聞 英廟惻然諭工部查官房賜之得
故太僕少卿鄧浩房若干間在聚寶門鎮淮橋
東遂降 勅給與

正統己巳 大駕北狩邊警日嚴選使虜者得
中書舍人趙榮陞大理寺少卿以行高文義公
穀時在內閣嘉榮之奮忠解所束金帶與之

天順改元薛瑄入內閣一日 上方小帽短衣
聞先生奏事為更長衣世擬之不冠不見黜

胡忠安公天順元年八十一辭免師傅以禮部
尚書致仕時公三弟皆年七十餘康強無恙蒼
顏皓髮燕樂一堂之上名堂曰壽豈自為之記
年八十九薨益公自建文庚辰登第立朝幾六
十年為尚書三十一年知貢舉者十天下學士
多其門生及乎名成身退而猶有天倫之樂福
壽如公世之一人而已

天順庚辰年四月初六日辰刻 上御南薰殿

名王翽李賢馬昂彭時呂原五人入侍命內侍
 鼓琴鼓者凡三人皆年十五六者 上曰琴音
 和平足以養性情曩在南宮自撫一二曲今不
 暇矣所傳曲調得於太監李永昌永昌經事
 先帝最精於琴是三人者皆不及也賢等對曰
 由此不輟亦可精因皆叩頭曰願 皇上歌南
 風之詞以解民愠幸甚 上起人賜箱鶴頂博
 帶一條皆親舉授五人者叩頭而出

劉翽在經筵久稱講官第一 憲廟雅重之呼

為東劉先生以別劉吉也特賜圖書曰嘉猷贊
 翽

劉忠宣公大夏任兵部尚書戴莊簡公珊任左

都御史時有大政事 上每名二公面議弘治

乙丑春二公對畢 上令中使出白金二笏以

賜且面諭曰卿等將去買茶果用朕聞朝覲日

文官避嫌有閉戶不與人接者如卿等雖開門

延客誰復有以賄賂通也朕知卿等故有是賜且命不必朝謝恐公卿知之未免各懷愧恥也
延休堂漫錄

每朝罷百官侍側獨宣劉大夏循御陛旁以上講論移時諸僚咸嘖嘖稱賞而大臣多不悅之二學士或於閣門伺公出問 上所嘗有朝士賦詩曰當時密語人不知左右惟聞 至尊羨蓋紀實也

劉文靖位極人臣壽至九十四功成身退完名以歸其鄉二十餘年有奇嘉靖初年已九十降詔存問又遣撫臣即其家 賜束帛餼羊上尊酒又官其子為中書舍人加太師二十一年又官其曾孫為尚寶司丞 傳
毛澄弘治甲子為諭德侍 皇太子於東宮克講讀官敷奏明暢 孝宗聞之甚喜徹御前中秋宴以賜之

文皇嗜沈度書法嘗鏤其名氏於笏塗金以賜
及孝宗尤嗜之官其孫世隆為中書舍人 歷
代小史

武宗自南都還 駕過鎮江幸閣老楊公一清

第達夜暢飲製詩刻於堂又愛其假山之勝

取數石去幸 曰老斲公貴第撫其樞選番僧善
呪者讖之

禮樂

吳元年七月乙亥先是命選道童俊秀者克樂

舞生至是始集 上御戟門召學士朱升領之

入見設禱樂閱試之 上親擊石磬命升辯別

五音升以宮音為徵音 上曰何乃以宮作徵

邪起居注熊鼎對曰八音之中石最難和故書

曰於予擊石百獸率舞 上曰石聲固難和然

樂以人聲為主人聲和則八音和矣因命樂生

登歌一曲 上復歎曰古者作樂以和民聲格

神人而與天地同其和近世儒者鮮知音律之學欲樂和顧不難耶升對曰樂音不在外求實在人君一心君心和則天地之氣亦和天地之氣和則樂亦無不和矣 上深然之其後命升等撰園丘方丘樂章而朝享太廟諸樂章則詔翰林儒臣梁宙等分爲之

陶安與省臣李善長等進郊社宗廟議請分祭天地於南北郊冬至祀上帝於園丘以大明夜

明星辰太歲從祀夏至祀地祇於方丘以嶽鎮海瀆從祀宗廟則四代各爲一廟皆南向以四孟及歲除凡五享孟春特祭於太廟孟夏孟秋冬歲除則合祭於高祖廟社稷宜祭以仲春仲秋上戊日皆從之安復奏古者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若亾國之社則屋之不受天陽也今創屋非禮若祭而遇風雨則於齋宮望祭 上是之復奏議冕服之制凡國家

三才圖會 卷之三
制度禮文多安所擬 上嘗製對賜安曰國朝
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

陶凱以翰林應奉陞禮部尚書請建奉先殿乾
清宮左 上日焚香朔望薦新及節序生辰祭
用常饌行家人禮 上從之凱與藁城崔亮相
可否亮亦善論奏一切禮儀皆其所定製燕饗
九奏樂章克協音律有和平廣大之意元時淫
詞艷曲悉屏去之

永樂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鴻臚寺奏習正

旦賀儀

上召禮部翰林院官問曰正旦日食

百官賀禮可行乎尚書呂震對曰日食與朝賀
之時先後不相妨侍郎儀智曰縱然同日免賀
爲當 上顧問翰林諸臣古有日食行賀禮否

楊士奇對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前代元旦日食
多不受朝宋仁宗時元旦日食富弼請罷宴徹
樂宰相呂夷簡不從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爲中

國羞後有自契丹回者言虜是日罷宴仁宗深
悔今免賀誠當 上曰君子愛人以德不以姑
息其免賀及宴仍賜節鈔

永樂中禮部郎中周訥請封禪泰山胡文穆公
力以爲不可 上雖黜訥言而觀望者猶不已

公因撰卻封禪頌以上自後遂無更言者

楊士

奇撰碑

景泰元年八月 太上皇帝車駕自北狩還方

議奉迎禮衆涉疑未定千戶龔遂榮寓書於大
學士高穀言奉迎當從厚穀卽袖其書以進且
曰武夫尚知此禮况儒臣乎已而 朝廷以遂
榮非分下錦衣獄會 車駕至百官郊迎穀復
上章以伸前議聞者韙之而遂榮亦釋

詔集議祧廟禮部侍郎倪岳請祧 懿祖而以
德祖比宋僖祖百世不遷楊守陳抗言禮天
子七廟祖有功宗有德乃孔子之言故凡號太

祖卽始祖必事之以配天若商周之契稷皆以
功而非論其本統也宋之僖祖及我 德祖可
比商報乙周亞圉非契稷比議者徒議大儒嘗
有取於王安石之說而不從孔子遂使七廟之
間既有始祖又有太祖太祖旣以配天而不正
南向之位名與實乖豈先王之禮哉若謂降而
合食爲非禮則王者旣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
所自出之帝而祀之固無嫌也 憲宗升祔請

并祧

德懿熙三祖自

仁宗以下爲七廟異

特祧盡則以

太祖擬商周契稷而祧主藏於

後寢祫禮行於前廟時享則尊

太祖祫祭則

尊

德祖各不失尊庶無悖禮議者竟不能從

憲宗山陵禮畢神主將升祔於制當祧廟下禮

部集廷臣議或以

德祖以下四廟以次當祧

至 太祖爲百世不遷之祖倪岳力辯此說固

所以尊

太祖然豈

太祖崇本尊親之意哉

故周既追王太王王季又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其意蓋出於此國家自德祖以上莫推其世則德祖乃周之后稷也不可祧僖懿仁三祖以次當祧至太祖太宗為周之文武百世不遷今憲宗新祔當祧懿祖一廟宜於太廟寢殿後別建藏祧主之所如古夾室之制每歲暮則奉祧主合享亦應古禘祭之制倪文毅公岳為禮部尚書值遣祭金闕真人奏

曰徐知證知詳唐叛臣之裔也祀典不敢議但歲時典祀一寺官之職耳宗伯何與焉遂為令弘治癸亥春大風伐祖陵松柏上遣禮侍王公華往鳳陽祭告公陛辭俯伏三叩頭上命賜酒飯公起頓而俯伏三叩頭時朝行歎其知禮蓋前此二事叩頭總一俯伏若作一事也初往迎世宗皇帝入繼大統毛澄與使焉既得命兼程以進比至有議行五拜三叩首禮以

見者公曰今遂如此後當何以加之且將來勸進辭讓之禮行乎廢乎 上聞而是之賜綵段十表裏白金千兩下及僕從皆有資

世廟成 章聖皇太后欲行廟見之禮議禮者引唐開元初婚廟見儀欲 太后中宮追謁

太廟次謁 世廟以爲禮劉龍以爲 祖宗家法遠過漢唐百餘年來無 母后入廟之禮會典所載奉先殿蓋爲內庭告謁而設今觀德殿

既準奉先殿則 世廟不當入矣 陛下盛德

中興比隆堯舜成憲所在豈容變更 上曰

聖母有命朕不敢違其令禮官再議公復執奏言婦人無遂事三從之義春秋不廢 陛下以

守 祖宗之家法爲孝不宜順 聖母之心臣昧死不敢奉詔 上震怒久之竟曲從其議

莊敬皇太子冠徐公階受命贊冠甫成禮而暴疾薨公當議喪禮以 上及百官皆爲朞之服

百官仍詣門哭 上不懌謂 天子絕朞不制
服其百官服可無詣門哭臨禮着詣停柩所輔
臣讀至服可無而句之曰以青衣角帶往可也
公曰不然絕朞者 天子也非百官也曰可無
詣門而已非可無服也且未有哭臨而不衰服
者定議以齊衰服臨 上使中涓訶而是之令
宮中仍皆服衰

天子方中興制禮樂下有司毋得仍孔子王稱
其尊爲先師而言者遂上書言闕里廟器物如
王者非常陳公寰持不可曰 陛下尊孔子先
師以抑之耶將尊之也卽尊之闕里制當益亾
所裁言者不自惟而謬推測 聖意宜寘罰
上報如公

上好更定禮制欲絀孔子王號去像爲木主於
邊豆禮樂皆有所抑損而首揆張孚敬緣 上
指而發之下儒臣議相顧懾訾亾異同者徐階

獨條其三不必五不可狀甚辯疏上報聞孚敬
坐朝堂名階盛氣詰之階徐理前說且曰高
帝盡革嶽瀆號而獨不革孔子者何也孚敬遁
曰高帝少時作耳安可據階曰高帝定天
下而後議禮寧少耶果爾明公之議四郊何以
力據高帝少作孚敬頰盡赤曰爾謂塑像應
古禮不階曰塑非古然既已肖而師事之何忍
毀也孚敬曰程氏不云乎一毫髮不似吾親可

以親名之乎階曰有一毫髮而似吾親毀諸可
乎且明公能盡必列聖之御容無毫髮不似
乎哉卽何以處之孚敬語塞

脩撰姚棻請黜元世祖以正祀典下禮部覆議
以爲胡元受命九世世祖最賢其一代之治有
足稱者所謂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亦春秋與
善之法且自古帝王常優崇勝國以昭忠厚
太祖神謀睿斷必有所見故載在祀典百餘年

於茲矣宜遵舊制廟祀如故此千古不易之論也 上竟從部議其後以歲有邊患而主事傅伯棟建言遂撤去塑像革其祀

嘉靖時楊文襄再入內閣 上以張錦奏遷

顯陵事諭公對曰地道尚靜體魄宜安山陵既定其靜已久大事既襄體魄已安無故舉遷恐有他虞况 獻皇帝穴葬之後 陛下自藩邸陞為 天子不謂之吉壤可乎竟不果遷 世

廟成 章獻皇太后欲謁廟公奏以為今制無

母后謁廟之文 累朝亦無其事遂止

行略

薦舉

東里楊先生嘗見崑山屈昉送行詩有佳句默識其名一日知崑山縣羅永年以事至京投謁東里問崑山有屈昉何如人永年茫然無以對東里曰士人尚不知邪永年慚而退及還任乃求昉識之未幾有 詔舉經明行修之士永年

乃以昉應 詔除南海縣丞卒官前輩畱心人
物如此

楊文定公溥在內閣時其子來自石首備言所
過州縣官迎送餽遺之勤南京吏部侍郎范公
理時知江陵縣不爲禮公聞而異之後廉知其
賢卽薦知德安府其爲縣才八月而已

正統間楊文貞公自江西還朝所過餽送一切
不受耿清惠公時爲淮揚鹽運使餽雞四翼茄

一盤楊公受之且攜手而行其激揚之意默寓
於交際如此

楊文貞公士奇當國時有手摺子書知府以上
姓名懷之袖中暇卽展開嘗聞宋呂申公嘗籍
記人才已用未用姓名事件當行已行條目謂
之掌記與公政同 陸儼山外集

楊文貞公薦達士類多踐清華如蘇之一郡蓋
有三人則天下從可知也三人爲尚書楊仲舉

都御史吳訥五經博士陳嗣初仲舉與文貞在
武昌因患難之交訥黑窰匠以一文嗣初教書
儒生以一詩皆入啓事悉登臺閣今人雖曰詩
文百篇誰復聞有薦一人者

宣德中魯穆爲福建僉事持憲甚嚴不避強禦
楊文敏公家有一家人犯罪魯置之於法略不
少貸文敏知卽薦爲僉都御史

河東薛文清公瑄爲御史巡按山東建言內外

憲臣緘默不言顧都憲佐惡之後公考滿顧署
下下不稱職公未嘗介意景泰辛未秋七月以
大理右寺丞乞致仕戶部侍郎兼翰林學士江
公淵言於上曰薛瑄歷官罷而復起始終不
易其操昨者奉命督四川雲南糧餉以給貴
州之師日夜勞心思竭筋力以底有功今年纔
六十耳目聰明未覺衰耗臣愚以爲瑄之學之
才宜置之館閣以資其助不宜俯徇其情聽之

去也於是 詔畱復職尋陞南大理卿未幾果
入內閣顧公在都察院清剛有重望爲先朝名
臣然以江公愛惜人材之心較之其優劣何如
也

李文達公初薦布政陸瑜爲刑部尚書石亨以
私譖之久不名對衆爲公危及瑜當擬旨到任
同事者謂宜擬侍郎公曰吾以尚書薦而改擬
侍郎則自慊不信矣竟擬尚書從之後瑜頗稱

旨乃復名對如舊

瑣綴錄

黃仲昭歷文選郎中十五年持選法最慎汲汲
以人才爲慮嘗曰國朝用人才猶農家之積粟
粟積於豐年乃可以濟饑才儲於平時乃可以
濟事自頃人矯激沽名以閉門謝客爲高天下
人才何由知之故公退客至輒延見詢訪有所
得必書於冊而一參之輿論薦於天官卿用之
必當其才雖小官亦不敢忽或因勢家干請輒

力言不可又謂用人莫要於提學得人則能培
 養天下之才斯足取用每欲推薦周時可周良
 石陳士賢張時敏胡希仁諸公次第用之雖不
 及盡舉亦可謂知務矣侍郎謝鐸嘗稱之曰在
 文選每見其喜則知賢者之得進見其憂則知
 小人之不得退十有五年始終一節不少變

寬撰傳

吳

王端毅於弘治之初柄政銓府如鉅鹿耿公華

亭張公襄城李公莆田彭公盱眙何公錢塘倪

公才猷風節維國之楨皆豐芑數世之培植海

內所慕望者公皆引而置之政事之地宣謀猷

輸忠赤同寅協恭以毗弘治之治君明臣良至

今天下追思退詠而不能已忠諫久廢如王徽

黃仲昭賀欽迂直如周瑛祁順竝皆薦用裁抑

僥倖褒崇名節無敢以私干者

神道碑

楊一清於時政最稱為通練而性濶大不甚飾

邊幅愛樂賢士大夫與共功名朝有所知夕即登薦以是桃李徧天下

徐謙齋作相終始 孝廟一朝當時治教熙洽

可以比隆三代蓋一時正人如王端毅馬端肅

劉忠宣倪文毅張東白楊文懿張莊簡韓貫道

諸人布列六曹戴簡肅掌都察院事章楓山謝

方石爲兩京祭酒百僚師師真可謂朝無倖位

野無遺賢雖則 主上明聖而謙齋之休休有

容誠有所謂若已有之中心好之不管若自其

口出者故能佐成 孝廟十八年太平之治至

武宗初謙齋去位中更逆豎亂政其所以鎮壓

而撲滅之者猶 先朝之舊臣也

林見素嘉靖初再起爲刑部尚書方到京適文

徵明應貢而至見素首造其館遍稱之於臺省

諸公時喬白巖爲太宰素重見素乃力爲主張

授翰林待詔見素曰吾此行爲徵仲了此一事

庶不為徒行矣

霍韜自以進賢為已職任故秉公論薦不避親
 讎推陞霍賜奏錄梁次挹俱內舉之人也薦豐
 熙楊慎徐文華唐樞等皆大禮大獄得罪陸粲
 則攻擊公與張桂者也舉動光明人咸欽服疏
 薦王守仁平宸濠平田州思恩八寨軍功及薦
 王^貞政事優長王九思康海李夢暘之文章
 古雅其推賢讓能有如此

嘉靖末徐文貞公在政府時典銓為嚴文靖公
 竝加意人才故郎署如李公世達陸公光祖曾
 公同亨余公敬中一時承其意揆揚殆盡偶諸
 郎燕飲當舉令余公曰今日之會不必投瓊射
 覆但各舉林居名士一二人不當以太白浮之
 余即舉關內傅應詔山東崔孔昕眾謂得人傅
 方以郡守終養崔以推官註誤久居里中因同
 白徐公徐曰吾聞此兩人久矣遂起用之

吏部尚書嚴訥等言今年朝覲考察之後臣等已將存留官資望相應者量才推用然猶懼雜流冗職尚有遺良也乃創立訪單發來朝官令各舉所屬府佐以下治行卓異者送部議處夫朝廷懸爵以勵臣工卽待之以優猶有自處於薄者若夫位卑祿薄之臣或自棄於進步之有限或自懈於作興之無由則其苟且隨墮無足過責而乃有卓然志向克自樹立非豪傑不

能也夫非常之士 朝廷自不宜以常品待之故國初有以典史而推都御史如馮堅以直廳而歷布政使如王興宗者臣今亦欲稍倣此意將考薦矚然無疵歷歷可證者間請超擢一二不爲常例如此則 皇上之斥幽也覲典之外又施於不測而人人旣懷兢業之心其陟明也循資之外又加於非常而在在咸奮廉勤之志於清時盛治裨益不小從之

玉堂叢語卷之四

太史瑯琊焦竑輯

晉熙方應乾校

錢塘徐象樸梓

獻替

章公溢子存道部鄉兵萬五千從李公入閩閩平詔以兵從海道北征公執不可曰鄉兵農人耳始令征閩許以事平歸農今復調之是爽信也上不懌而罷公繼奏曰兵已入閩俾還州

里昔嘗叛逆之民宜籍爲軍使北征一舉而恩威著矣 上喜曰孰謂儒者果迂闊哉 太祖

與宋濂談神仙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梁

武好佛而異僧集使移此心求賢則天下

治矣

舍人耿忠奉使回奏廣信郡縣官多違法前所

陳茶稅失實時新行赦

上怒趣中書遣御史

往廉狀丞相李韓公善長諫不聽御史已受詔

丞相復諫不從乃與給事中尹正諫曰朝廷新

立將布大信於四方今肆赦之後復以細故而

煩御史按問旣失信且褻國威

上良久乃曰

止其追御史毋往

上初以葉琛爲洪都府知府至是陳氏入寇琛

死之 上以劉基爲太史令值熒惑守心郡臣

震懼基密奏

上宜罪已以回天意次日

上

臨朝卽基語諭郡臣衆心始安後大旱

上命

基諗滯獄凡平反出若干人天應時雨

上大

喜基因奏請立法定制遂從之

胡文穆母喪還朝 上問民間疾苦公對曰百

姓頗安給惟有司窮治建文時黨與枝附板坐

誣害善良甚苦 上立命罷追詰者 行狀

楊文定為司經洗馬一日 東宮問漢廷尉張

釋之之賢溥封曰世豈無釋之但無文帝寬厚

仁恕之君用之爾釋之固難得文帝尤難得也

退采文帝關治道者編為事類以進 皇太子

嘉納之 古穰襟錄

永樂中禮部郎中周訥建言請封禪羣臣亦多

言此太平盛事 上皆不聽時惟學士胡廣之

言與 上意合既退作却封禪頌奏之

謝璉嘗舉政要一十五事名曰直言治平策反

覆萬餘言皆裨實用

英宗問迎復事賢曰當時亦有要臣者臣不敢

從 上怪問何也賢曰天位乃 陛下所固有

若景泰不起羣臣表請復位名正言順何至以奪門為功奪之一字何以示後此輩實貪富貴非為社稷計倘景泰先覺亨等無足惜不審陛下何以自解然天下人心所歸向陛下者以正統十數年間凡事節省與民休息故耳上竦然大悟四年春詔以迎駕奪門冒功陞者凡四千人悉褫職

李公賢上疏言帝王之道在赤子黎民禽獸夷

狄雖聖人一視同仁其施也必由親及疎未有赤子不得其所而先豢養禽獸者今獅象韃官不下萬餘以俸言之指揮使俸三十五石而實支一石韃官則實支十七石五斗是韃官一員當京官十七員半矣傳曰朝無幸位則食之者寡此豈幸位之比況夷狄人面獸心一旦有警其勢必不自安前代五胡之亂可不鑒哉乞斷自宸衷為萬世計 勅兵部漸次出之于外

不惟省 國家萬萬無益之費又可以消未萌
之患蓋公筮仕卽有志當世如此雖議者難之
而已已之變歲內韃官羣起扇亂以應虜公言
始驗

天順癸未空中有聲大學士李賢密疏曰傳言
無形有聲謂之鼓妖上不恤民則有此異因條
不便於民者十事 上皆從之卽 詔天下賢
又請罷江南所造段疋磁器清錦衣衛囚止各

邊守臣進貢下番所遣使臣停中外買辦采辦
上不從賢執之數四止取前十條行之左右見
賢力爭皆寒心同列亦爲賢懼賢曰古之大臣
知無不言今雖不能盡然至於利害繫國家安
危者豈可默默以苟祿位然 上聖明亦不以
爲忤也

天順二年郊禮成上 太后徽號因褒崇外家
以元舅會昌侯總管兵其弟復乞陞 上曰足

矣復希恩澤 太后必見怒李文達賢曰 祖宗以來外戚不與政今會昌侯若此不識 太后知之乎 上曰 太后正不樂此賢曰此見 太后盛德但後不可爲例耳 英皇以景帝薨 欲令汪妃殉葬公奏曰汪妃雖立爲后卽遭幽 廢若令隨之情所不堪況幼女可憫 上惻然 曰卿言是朕以爲弟婦且少不宜存內初不計 其母子之命遂遣居舊府

天順初石亨與大監曹吉祥怙寵擅權有投匿 名書指黜時政者緝捕甚急舉朝惶駭亨勸 上出榜募能告捕者賞以三品職 上令撰榜 格岳季方與呂文懿入見 上曰爲政自有體 式盜賊責兵部姦宄責法司豈有 天子自出 榜構募之理縱欲窮治其事緩則人情怠忽事 自覺露急則人情危懼愈求韜晦不如弗究吉 祥從傍請究甚力 上徐謂曰正言是也

林俊之劾繼曉也下之獄 上怒甚事且不測

司禮太監懷恩叩首諍曰不可自古未聞有殺

諫官者我 太祖 太宗時大開言路故底盛

治今欲殺諫臣將失百官心將失天下心臣不

敢奉詔 上大怒曰汝與俊合謀訕我不然安

知官中事舉所御硯擲之恩以首承硯不中復

怒仆其几恩脫帽解帶伏地號泣曰不能復事

陛下矣 上命左右扶出東華門恩使謂鎮撫

司典 詔獄者曰若等諂梁方合謀傾俊俊死

若等不得獨生乃徑歸臥家曰中風矣不復起

視事 上無如之何命醫治疾使者勞問旁午

於道俊得不死時以星變黜傳奉官御馬監張

敏請于 上凡馬坊傳奉皆如故敏持疏謁恩

跪於廷恩徐曰起起病足不能爲禮問何爲曰

得旨馬坊傳奉不必動恩大言曰今日星變專

爲我輩壞國也外臣何能爲今甫欲正法汝又

壞之他日天雷擊汝首矣指其坐曰吾不能居此汝來居之汝兄弟一家徧居權要又欲居我位乎敏素驕貴又老輩也聞其言不敢吐氣歸家憤恨死章瑾以寶石進謀為錦衣衛鎮撫命恩傳旨恩曰鎮撫掌天下之獄武臣之極選也柰何以貨得之上曰汝違我命乎恩曰非敢違命恐違法也乃命覃昌傳之恩曰儻外廷有諫者吾言尚可行也時俞子俊為兵部尚書恩

諷曰第執奏吾從中贊之俞謝不敢恩嘆曰吾固知外廷無人也時都御史王恕屢上疏論事言甚切直恩嘆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力左右之卒免於禍及弘治初言路大開進者過為激切或指內人為刀鋸之餘覃昌大怒恩曰彼言是也吾儕本刑餘之人又何怒焉

劉公珣善談論遇人無矯飾景泰初議迎 鑾成化初議 睿皇后喪禮末年論李孜省左道

亂政動搖國本密疏昌言卒定儲位有大臣之節林俊嘗曰余以妖僧孽寺售術貢邪不揆狂躁上干宸怒縛下詔獄劉公立為上解乃得薄謫

楊守陳嘗言謂國可滅史不可滅我太祖既混一卽命儒臣修元史太宗靖難後史官不紀建文君事遂使當時朝政與忠於所事者皆闕畧無傳及今猶可補輯景帝已復位號而

英宗實錄標目猶書邲戾王是宜改正章疏留中者雖有可傳例不得書乞宣付史館

謝鐸被旨校通鑑綱目乃具疏論宋神宗好通鑑理宗好綱目徒知留意其書不能推之於治因勸上親賢講學見諸行事不可為二君之徒好帝嘉納之

陳音保治疏一曰養君德臣聞養德之要莫先于學問大舜之聖猶好問好察仲虺稱成湯好

問則裕 陛下雖日御經筵勤聖學然勢分尊
嚴上下情隔上雖有所疑而未嘗問下欲有所
陳而不得盡臣願 陛下退朝之隙早膳之後
擇一二儒臣有學行者日引對便殿或賜座或
傍立經典有疑輒問務使聖心渙然如天開日
皎則以之正心以之正百官正萬民而億萬年
太平之業基於此矣二曰進人才臣聞人才難
得自古爲然國家養士百年于茲求其可用者

亦不多得而一二可用者又未嘗用之是可爲
長太息也姑舉臣所知者如致仕吏部尚書李
秉侃侃公忠忘身殉國雖小過不能無而大節
則可許養病修撰羅倫編修張元禎皆抱經濟
之學鬱不得施故托疾引退以免素餐之恥如
新會縣舉人陳獻章所學醇正所養充大臣願
陛下起李秉復爲吏部尚書起羅倫張元禎爲
侍從徵陳獻章寄之臺諫則賢才用而治效臻

矣三曰開賢路臣聞明目達聰從諫弗拂自古
記之今 朝廷雖置言官多緘口不言者以嘗
言者有擯黜之辱也臣願取回判官王徽等評
事章懋等復其舊職以彰 陛下天地之量仍
勅自今臺諫凡政事得失生民利病一切直言
無隱則事無壅蔽而邦家永享太平之祚矣四
曰闢異端臣聞異端者正道之反害道之大者
也當今號佛子法王者無寸善可述稱真人者

無片長可取名位尊隆賞賚濫溢臣願 陛下
降其位號杜其恩賞自今有請建造寺觀者悉
置諸法則妖妄可絕正道復明而民興行矣

疏

議輯
畧

鄭紀爲國子祭酒會 萬壽節修齋醮禮部預
取監生供事紀以爲不可上疏諫 上在東宮
行冠禮紀采自文王以來嘉言善行凡百條各
繪圖作贊名曰聖功圖以進

王端毅巡撫蘇松以災異上疏曰臣奉命巡撫節據撫屬申呈各部勘合派買各項物料未免取辦於民里甲多致逃移臣惟凡此之類朝廷之上固有不可缺者亦有可減省者亦有可缺者糧餉軍需不可缺者也花樣段疋可減省者也珍奇玩好可缺者也今當軍民凋弊之際凡百冗費俱宜樽節一應不急之務俱宜停止俾軍民息肩寔爲社稷之福又兩京一應收

受錢糧內外官員請

勅戒諭各公乃心憫念

民艱毋刁蹬留難毋巧取財物毋多收斛面務愛惜民力培養元氣如或不悛令科道官指實叅奏拿問則東南困苦庶其少甦矣 上命查

理禁約

傳

弘治中內府倉庫諸司宦官每多索賄民不勝害謝文正乘間言于上 上令撰旨禁約公曰虛言設禁無益也須令曹司搜剔弊端明白開

奏而後嚴立條禁有犯必誅庶民困可甦 上

悅卽如其言行之由是諸司宿弊一切革去 朱

希周撰志

弘治十八年二月初七日 上召閣臣劉健等

至煖閣健等因奏曰今國帑不充府縣無蓄邊

儲空乏行價不償正公私困竭之時鑄錢事最

為緊要其餘若屯田茶馬皆理財之事不可不

講也臣東陽因奏曰鹽法尤重今已壞盡各邊

開中徒有其名商人無利皆不肯上納健等因

極論奏討之弊 上曰奏討亦只是幾家東陽

曰奏討之中有夾帶奏一分則夾帶十分商人

無利正坐此等弊耳 上曰夾帶之弊亦誠有

之健等又言王府奏討亦壞鹽法每府祿米自

有萬石又奏討莊田稅課 朝廷每念親親輒

從所請常額有限不可不節 上曰王府所奏

近多不與皆對曰誠如 聖諭但乞今後更不

輕與則不敢奏矣。健因奏曰：臣聞國初茶馬法初行，有歐陽駙馬者，販茶數百斤。高皇帝曰：我纔行一法，乃首壞之，遂寘極典。高皇后亦不敢勸此等故事，人皆不敢言。上曰：非不敢言，乃不肯言耳。因言鹽法須整理，遷等贊曰：請下戶部查議。上曰：然。明日降旨云：祖宗設立鹽法，以濟緊急，邊儲係國家要務。近來廢弛，殆盡商賈不行，各邊開中雖多，全無實用戶部通

查舊制及今各項弊端，明白計議，停當來說於
是中外稱慶。知上思治勵精如此。治世餘聞

孝宗憂勞思治，益明習機務，眷念民瘼，欲盡革諸煩苛弊蠹。召劉文靖公屏左右人，罕得聞大懼竊從隙中觀，但聞上數數稱善。上仁慈敬慎，尤欲守成法，公等亦見太子未壯，上體清癯，恐一旦禍起不可測，務却謀遠，願省機密，發天下隱受其福。至上語及宮中事，毅然

欲創抑盡刷洗近侍權復 高皇帝舊亦未敢
輕動也 衷談

光祿寺之設供奉內府御膳備辦使臣外夷宴
享而已近成化弘治以來添有坐家長隨七八
十員又傳添湯飯內臣百五十餘員天下常貢
已不足用內責京師舖戶買辦官中不給負累
市井賒借至是大夏因應天鳳陽淮揚蘇松等
處民饑盜起因以前事執奏曰光祿日辦桌面

不勝查算日殺牲無慮數百既非節財之道虧

愛物之仁疏入

上爲之惻然卽下令裁減官

民乃甦後光祿卿艾璞曰劉東山此奏歲省光
祿銀錢八十餘萬古稱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此
之謂也

上銳意興革一日召劉尚書大夏至幄中諭曰
各衙門應詔查出弊政雖俱准行然未有及內
府事者大夏對曰凡干係內府必須 皇上見

定而自主之異日遣科道官同兵部侍郎各一員奉勅往清其事既而二處減去浪費每月以白金計之各不下十餘萬兩上復慮天下有司多不得人乃召戴都御史珊及大夏同至幄中諭曰爾等與各科道官勸朕圖治的說話雖都准行去了然使天下府州縣親民官非人未必不爲文具百姓安得被其恩澤欲令吏部擇其賢否黜陟然天下官多難得停當細思之

莫若自今與爾等訪察各處巡按御史然後責他們去揀擇府州縣衛所官得其人人受其福庶幾行去的說話不爲文具也二人退因與同列共嘆曰堯舜知人安民之德不過如此

公卿中有一人善能結納嬖近每於上前譽其才能一日上諭大夏曰聞某極有才調大夏未敢對上疑大夏聽之未真復大聲曰工部尚書李某爾知之否仍未敢對上諭其意

遽笑曰朕惟聞其人能幹辦耳未暇知其為人也
大夏叩頭曰誠如 聖諭

劉忠宣公大夏造膝奉對所謀雖輔臣不與聞
一日 上張綴衣于內宮之隙屏左右召公問
曰朕守 祖訓不敢踰分漁民然各省歲奏民
窮而亡者何大夏叩頭曰臣在廣東久請言廣
東事市舶一闢歲所歛與省天下官俸廩埒稍
縱又倍蓰皆出于民 上曰此弊久病之但朕

在內勢孤如陳寬李榮庸劣不足慮惟蕭放恣
故事朕所須問然不假以權此事卒難大更但
老者死或以罪罷不令嗣代可也綴衣後一童
闕伏地竊聽未幾 孝皇棄天下忠宣竟戍甘
州

內府各庫及諸倉場馬坊蒞事內臣多作奸索
賂民不勝其害而御馬監軍士自以禁旅不隸
本兵虛名冗食莫敢誰何其弊尤甚一日忽召

對命通行禁約且令所司搜剔弊端嚴立條科
有犯者必懲不貸皆從謝公遷之請也

關西都御史員缺冢宰三原王公薦某官蕭禎
及某官某人堪之內批不允而命別選二人公
執奏曰 陛下不以臣爲不才任臣銓選則臣
之所舉不效臣之罪也且 陛下安知蕭禎等
之不可用而拒臣也是必左右近臣別有所主
而圖以與之也承順風旨以固此位臣誠不能

所舉禎與某 陛下旣以爲不可用是臣不可
用也願乞骸骨歸老 上優詔慰之竟用蕭禎
果稱其任說者謂公是舉有過於趙普補牘之
勇矣

順德知府黎永明以毆公使人獲譴浙江布政
使劉福等以督造段疋不如法致罪二罪已會
赦而不原端毅公具疏言詔者國之號令示信
於天下者也當黎永明犯罪之時爲法司者能

如釋之之執奏 陛下寬仁未有不賜俞允黎
永明等未有不蒙恩宥天下後世未有不稱
陛下如文帝稱執法之臣如釋之者而迺阿順
至此比聞鎮守內臣有許問四品官及受民詞
之命公又具疏言國家律令有云凡按察司及
有司見問公事但有干連軍官及承告官軍不
公不法等事須密切實封奏聞不許擅自勾問
又有例不許鎮守總兵等官接受民詞此 祖

宗之成憲所宜遵守而不易也今某者欲專大
權假以各官怠政爲詞朦朧奏請提問四品以
下職官朝廷一時不察允其所奏又許接軍民
詞訟不思 祖訓條章自有本等執掌糾劾提
刑非其所司今不分四品五品不問文職軍職
竝聽提問是 祖宗累世之憲章由斯人而變
革 朝廷百年之紀綱由斯人而廢壞臣竊痛
心 哀談

上召左都御史戴珊與劉大夏至榻前諭曰爾等各衙門凡事都奏行巡按御史勘報豈以此官公道可托耶珊顧大夏未敢對大夏進曰無他以巡按御史一年一換無久交不掣肘故事多責成之上曰責之固是但權之所在惟有識量者能不移其心不然則恃權好承奉任喜怒將或以是爲非以賢爲不肖使民不被其澤爾珊今後遇差巡按御史務揀老成有識量者

毋用輕躁新進之人仍以此意行與各巡按御史知道珊承命叩頭謝退與劉公俱歎曰聖論諄諄俱切中時病明見萬里之外惜我輩猶不能悉記其詳耳戴卽通行以警各處巡按云

治世
餘聞

康陵好佛自稱大慶法王外庭聞之無徵以諫俄內批禮部番僧請腴田千畝爲大慶法王下院乃書大慶法王與聖旨並傳尚書珪佯不知

執奏孰爲大慶法王者敢與至尊並書褻天子壞祖宗法大不敬上弗問田亦竟止

陝西親藩有請良田爲莊地錢寧江彬及宦官張忠輩受重賄請上許之兵部及科道交章

執奏謂高皇帝有禁茲田不得畀藩封上

曰朕念親親與之勿爲間言大學士楊廷和蔣冕皆引疾不出梁儲曰如皆引疾如國事何是時上震怒令內臣督促草制儲承命上制

草曰昔太祖皇帝著令藩封不當益以土地

土地旣廣將多畜士馬姦人誘爲不軌不利

宗社今王請求懇篤朕念親親畀地于王王得地宜益謹侯度毋收聚姦人毋多養士馬毋聽強人誘爲不軌危我社稷是時雖欲念保親親不可得已王其慎之毋忽上覽制駭曰若是可虞其勿與事遂寢衆謂儲一草制間有回天之力

梁儲

石公瑋所上封事士林多錄之其要語則勸

上清心省事法堯舜之恭已無爲用漢文之與

民休息而已其願 上力行王道辨別忠邪中

才皆可用之人不必求備平易有近民之實不

必務奇治有端緒不必責効于旦夕之間事可

包荒不必刻意于淵魚之察人謂其爲救時之

藥石

世廟時有上變言張延齡詛魘怨望大逆殺人

事頗有狀昭聖恐乃因 上後宮有嗣息者屈

節爲延齡請 上益怒至欲坐延齡反族其家

孚敬固以爲延齡殺人抵償當而坐之反族不

可夫延齡守財虜耳何以能反凡數詰問其對

如初論延齡殺人罪屬秋盡當論孚敬復上疏

謂 昭聖皇太后春秋高卒聞延齡死能不重

傷痛乎萬一不食有它故何以慰 敬皇帝在

天之靈 上恚責孚敬自古強臣令君非一若

今愛死囚令我矣當悔不從廷和事 敬皇帝
耶 上故爲重語欲以喝止孚敬意不已與少
保方獻夫復持之獻夫至謂 陛下居法官誰
導以悖倫忍心之事若此者 上雖不悅然難
二大臣詔以秋報悉緩諸論死刑而終 太后
及孚敬世延齡得長繫矣

上幸九龍池有民婦號而訴其邑令者 上震
怒欲逮令抵法李時爭曰此風不可長也令付

所司覈治而當民婦犯蹕罪 上許之

大學士楊一清條陳修省疏內一欵言年來文
武二途軒輊太甚二司與總兵抗禮縣郡與總
備平交不才將官專事卑諂以求免禍一或不
至則文吏以法繩之或以寸牒不明而羅織驍
勇之將或搜遠年舊事而摧傷統馭之才本兵
一不之察則老成慣戰者置散投閒而新進未
試者超登將領他日邊事之壞實由于此文襄

敷歷中外已久其言切中今日士大夫凌壓武
弁之弊某兵備襄陽有府佐不願與衛指揮全
班參謁上司者浼守爲之言某曰天道有陰有
陽朝廷有文有武安得以此凌彼 祖宗設府
衛官俱進文班一階蓋循漢唐故事政恐承平
後文臣恃勢束濕之耳今掌印指揮讓知府已
非典制而佐貳又欲壓衆指揮則五府何以劄
付六部三司之序何以先都而後布按也守語

塞遂參謁如初禮近年四川撫按劾總兵提問
者某語執政曰都督官罪狀未明便可以提問
乎則他時劾巡撫者亦當提問乎於是被 旨
得聽勘項福建總兵以按院論之卽提問矣而
知縣七品官卽知府可以提問之乃其被劾顧
得聽勘文武軒輊一至于此主持世道者亦嘗
聞文襄之論否也

禮部尚書方獻夫遇災陳言欲多取進士至五

六百名以補知縣之缺 上曰朕惟多取進士
以爲所缺縣令之補此爲途亦狹耳夫舉人監
生非自待之不遠實以槩輕之故也豈無過於
進士者每爲所輕而亦豈不枉人材乎又如進
士之保職守身者固有而恃縱肆爲惡者不無
如今以各處地方災重令牧用人則進士舉人
監生並用其果廉潔爲我愛民者一體擢用獎
勸上司不許自爲輕重之別庶幾可多獲人材

亦民或多得安利之日也大哉

王言其洞

進士舉監之得失卽獻夫聞之當自媿矣

張孚敬爲人剛狠故所行多從苛刻如沙汰生
員之舉是何意義孚敬旣去位御史楊宜上疏
曰邇者沙汰生員之令一下而督學使者奉行
過刻略無愛惜之意其年少者以文詞不工見
黜長者以齒貌近邁不容甚則浪據毀譽輒加
擯棄沮父兄教子弟之念驅衣冠爲田野之傭

且史冊所載有增廣生員有增置學舍者矣有沙汰天下僧尼者矣未聞有沙汰生員之名也宜下所司加意作養毋徒以黜退爲功時夏言在禮部盡反孚敬之政議覆如宜言萬曆間每縣入學以十五名爲限亦祖孚敬之意然指歲歲考校而言也乃奉行者虛歲不補唯以少爲貴而當事者負怨愈深謨在禮部嘗爲調停業已量增其數而後來矯枉過直又溢取無度務

以多爲貴不知其卽以少爲貴者之心也而販夫俗子皆泥死章繇士風日流于薄惡矣

階對臣言將官無權非謂令將官執權也今各鎮將官職務動有掣肘如把總等官兵部題奉欽依許各將自行推用而今則仍聽于兵備旣已擇將凡選練便宜卽宜付之而今則以書生之談盡成圈套強之必行兵馬策應急于星火而關支錢糧不時常至饑餒且總兵于地方爲

行事之官而府州縣官至與抗禮參遊爲領勅之官而巡撫至加鞭笞其他跪拜稱呼咸卑屈太甚今之將材誠莫逃于 聖鑒無多出類然

使不大辱挫以作其氣當不至萎蕩若此尚可責于用力也夫人心公則一私則萬殊自文武不肯協力之私意一生漸至于總督巡撫兵備亦內相矛盾邊事如此何能整理仰惟 聖諭不辱不挫公同爲國八字固已盡處之之法乞

天語叮嚀令各官一意遵行而懲其不率者則邊疆之幸也

張鐸金陵人嘉靖辛丑以翰林庶吉士授監察御史按遼銳意經略規度要害請於遼陽東邊建江沿臺險山孤山一堵墻散羊峪五堡開原建彭家堡李屯堡又積粟幾六萬餘斛貯遼陽預備倉爲將來兵荒之需後十年遼陽果遭大水疫癘繼作至人相食虜患頻仍賴此以濟思

患預防之功人咸謳思之至今祀于廣寧名宦

祠

四鎮三
關志

侃直

李時勉言事忤 旨繫獄學士楊榮薦復職洪
熙改元復以言觸諱忌 仁廟大怒命武士以
金瓜撲十數下脇斷曳出大學士楊士奇灌以
燒酒得不死乃下錦衣衛獄先是折脇內向不
相著及用梃杻斷骨忽自接人皆異之

內閣大學士李公賢遭喪去官朝廷起復之
諫皆不敢論列羅倫詣其私第告以不可者三
復俟數日上疏歷陳古今起復之非是且謂如
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終喪劉珙故事言事反
覆數千言一本於天理人心之不容已者疏奏
落職提舉泉州市舶司然士論益榮之而緘默
之風爲之一變終先生之世臺省不復有起復
者矣

成化丁亥 上以元宵張燈命閣臣分題令侍
從諸臣賦詩時編脩章懋莊臬檢討黃仲昭上
培養 聖德疏言過直 上怒杖之闕下皆摘
補外時稱三君子先是脩撰羅倫論執政起復
被謫直聲震 朝野而章等繼之號翰林四諫
成化中大監汪直新坐西廠立威擬至尊內外
官臥不帖席商文毅公疏直十罪以聞且云用
此人實係天下安危 上恚曰用一內臣焉得

係天下安危太監懷恩傳旨詰責甚厲文毅正
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收問渠敢抄劄
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北門鎖鑰一日不可
缺人守者渠一日擒械數人南京 祖宗根本
重地留守大臣渠敢擅自收捕諸近侍渠敢擅
自換易此人不黜 國家安乎危乎懷恩聞之
咋舌而退卽日撤去西廠

自羅倫王徽等貶斥中外結舌以言爲諱陳名

為編修上疏曰竊見近年災異屢見雨暘愆期
 翰林論思之地臣敢不竭其愚臣觀春秋二時
 陛下雖間御經筵以講聖學然勢分尊嚴上有
 所疑未嘗問下有所見不敢陳願於退朝之暇
 擇一二儒臣有學行者引對便殿少霽天威有
 疑輒問務使聖心渙然而止方今人才日降言
 路日塞異端日熾宜召還致仕吏部尚書李秉
 修撰羅倫編修張元禎評事章懋給事中王徽

舉人陳獻章置之臺諫革去法王佛子真人位
 號禁止創建寺觀則正人用言路開妖妄息不
 報

王公雲鳳為祠部郎時上疏請斬李廣廣恨之
 會 駕還自泰壇喉校尉誣王駕後乘馬下詔
 獄羣璫議助廣為 上言重其罰徐文靖公爭
 之曰余聞 天子駕後從千乘萬騎未聞罪乘
 馬者爾輩欲借此快忿外廷寧無抗辨者邪王

由是得從末減出知陝州

弘治新政萬安尹直以次罷去劉吉獨不動尤
慮科道言之乃曲身阿結昏夜欵門斬免彈劾
建言欲超遷科道待以不次之位會 詔書舉
用廢滯吉特爲奏陞原任給事中賀欽御史楊
珍部屬員外郎林俊此時吏部已次第擬用而
吉爲此以媚衆自是人無復有言之者矣弘治
改元風雹發自天壽山毀瓦傷物震驚陵寢

上戒羣臣修省遣官祭告於是左春坊庶子兼
翰林侍讀張昇疏言應天之實當以輔導之臣
爲先今天下之人敢怒而不敢言者以奸邪尚
在樞機之地故也因數言十罪且謂李林甫之
蜜口劔腹賈似道之牢籠言路合而爲一伏望
陛下奮發乾剛消此陰慝拿送法司明正其罪
則人心悅而天意回矣科道交章劾昇指爲輕
薄小人 上命謫昇南京工部員外郎同鄉何

喬新贈以詩曰鄉邦交誼最相親忍向離筵勸
酒頻抗疏但求禪 聖治論思端不忝儒臣自
憐石介非狂士任詆西山是小人暫別鑿坡非
遠謫莫將辭賦弔靈均

鄒吉士智四川合州人秀偉聰悟弱冠領解首
丁未連第入翰林其年十月丙子五鼓有大星
飛流起西北亘東南光芒燭地蜿蜒如龍朝宁
之間人馬辟易蓋陽不能制陰之象也適詔天

下大小衙門政務如有利所當興弊所當革者
所在官員人等指實條具以聞汝思疏言正天
下之衙門當自內閣始以利弊言之莫利於君
子莫弊於小人少師萬安恃權怙寵殊無厭足
少師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
挾詐懷姦恬無廉恥皆小人也南京兵部尚書
致仕王恕素志忠貞可任大事兵部尚書致仕
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姦巡撫直隸右都御史

彭韶學識醇正可決大疑皆君子也然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豈無自哉宦官陰主之也纍纍千餘言不報未幾謫石城所吏目非所有詩云人到白頭終是盡事垂青史竟誰真夢中不識身猶繫又逐東風入紫宸忠愛之心溢于言表

上倦于政皆近侍誘引爲馳騁荒淫等事李東陽同劉健等上疏曰近日視朝太遲免朝太多

奏事漸晚嬉遊漸廣夫奢靡玩戲非所以崇儉彈射釣獵非所以養仁鷹犬狐兔田野之物不可育于朝廷弓矢甲冑戰鬥之象不可施於宮禁使正人不親直言不聞而此數者交雜于前臣竊憂之矧六月中忽風雨飄蕩雷霆震怒正殿鴟吻 太廟脊獸天壇樹木禁門房柱摧折燒燬災異尤甚惕然省悟側身勵精庶可以回天慰人國家之福也不聽

李東陽同劉健等上疏曰 先帝顧命惓惓以
陛下為托臣痛心刻骨誓以死報邇者地震天
鳴五星凌犯星斗晝見白虹貫日羣災疊異併
在一時歷觀古今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且詔令
廢格變易殆盡憂在于民生國計若罔聞知事
涉于近幸貴戚牢不可破或旨從中出略不預
聞或有所議擬徑行改易臣若諉顧命之名不
盡輔導之責天下後世共謂臣何不報

故事非由翰林不得入閣本朝雖有數人然皆
出自特簡遂菴楊公其一也公歸田年七十餘
嘉靖初特起公於家改兵部尚書兼憲職總制
三邊道經洛陽謁劉文靖公文靖出見辭色甚
倨陽問曰我記汝亦曾為閣老耶公隨問而對
文靖曰既為閣老復出作總制內閣體統為汝
一人壞盡矣公云 朝廷簡命不得不赴文靖
仍曰進止由汝何得乃爾我老不能對客矣遂

命二孫陪茶楊大慙而出

翰林院編修楊名以星變陳言欲 上省察其

喜怒失中者 上令明言之名乃再疏其略云

汪鋹心行反覆舉動乖張不當用掌吏部郭勛

邪回險詐不當用典戎務陳道瀛金仁輩庸惡

道流不當用司享祀此聖心之偏於喜也 皇

上踐祚以來諸臣建言觸冒

天威自取罪戾

今懲創已久雖有以愛惜人才爲請者 皇上

終未釋然此聖心之偏於怒也又如真人邵元

節猥以末術過蒙采聽常命于內府修建醮事

此雖 皇上祈天永命之心但自古禱祠無驗

乃不惜糜費使之頻舉且命左右大臣奔走供

事遂致不肖之臣妄爲依托且聞有昏夜乞哀

出其門下者恐爲市恩播威夤緣僨事之漸也

此皆 聖心之少有所偏者伏望 聖明察臣

愚直宥臣狂慙將汪鋹等早賜罷斥而遠卻禱

祠云云是時 上始向意齋醮在廷諸臣無言之者乃名首倡批鱗之論已觸 上忌逮汪上辨疏指名四川人與楊廷和同里廷和與張孚敬議禮不合頃乎敬去位廷和之黨私爲報復遂攻及臣故 上益怒名處名編成 上素優容翰職而名被禍獨深一斥不復爲可惜也

春坊贊善羅洪先司諫唐順之司經肩校書趙時春以 上不御朝各疏請來歲元日朝賀禮

成請 皇太子出御文華殿受文武百官及朝

覲官朝賀禮部覆洪先等所言謬妄不達大體

上曰東宮自上視未愈且朕疾未平復遂欲儲貳臨朝是必君父不能起者羅洪先等狂悖浮躁不道姑從寬俱黜爲民由是三人名重天下時 東宮尚在童髻卽無疾亦非朝百官之日矧 上方不預豈欲聞此不祥語三人名固不當倚此爲重而獨恠夫希聲附影之徒恒

以事之不足重者爲可重也其後時春順之相繼以兵事起而不效于用獨洪先名在疏首爲上所記憶卒不及用故得全其名云

丹徒靳文僖貴之繼夫人年未三十而文僖公卒比老有司以其孫爲嚴氏客默有所授爲之奏請旌典事下禮部時儀曹卽與靳有連力爲之地禮書吳山曰婦以節旌制也第今令甲所載義夫節婦孝子順孫諸旌典疑爲匹夫匹婦

發潛德之光以風世耳若士大夫之家何人不當爲節義孝順者乎文僖公身爲鼎臣夫人已生受殊封矣奈何與匹夫匹婦爭寵靈乎文僖公在地下恐非所樂聞也執寢之而儀曹卽以故事持山山曰往年都督孫堪護母喪還浙道卒浙中有司以其弟宗伯公故奏旌爲孝子而其猶子爲之請予謂禮毀不滅性汝伯宜爲母死則汝父不宜獨存何忍軒伯以輕父也且已

王堂叢書 卷之四
都督榮矣又欲專孝子名乎矧滅性非孝也後
主篆者昧禮而自行之乃今何以瀆斬夫人也
會當赴直入西苑與大學士徐階遇階亦以爲
言山正色曰相公亦慮閣老夫人再醮耶階語
塞自是覘公慙不復與言又金壇曹編修以病
痿其一足不力行會有册封差曹請之于山山
曰先生病矣恐不任使事曹陰有挾遽曰三閣
下業許之矣山曰此職掌在禮部吾知而使之

是不忠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卽三閣下能
強予以篤疾人爲王國持節乎先生止矣曹大
慙遂拂衣出會稽諸修撰乃自詣山請行而不
及次山曰得無陵乎諸以省母對山阻之曰旣
以母故人莫大焉何不請捐半年俸以假歸爲
有名乎又無損于後日叙遷也諸曰諾遂辭不
行時分宜之子陰執朝權尚書唯唯聽命第不
敢犯山有求囑者姑應之曰俟他日老父自言

之其見憚如此

吏部侍郎郭朴以三品六年考滿吏部引奏

上諭嚴嵩郭朴淹矣得非以撰直之故遲之乎

舊時有四閣臣否意將用禮書吳山入閣以郭

代之也山子聞之詣西直告其父曰今上意

雖如此亦須赴嚴公所一揖以示干之之意令

恩自彼出也山斥之曰兒不解事豈有閣老可

以揖求之者乎卒不赴嵩遂密沮之比上

封景王之國安陸蓋激于郭希顏之疏以嘗人

心耳 諭下禮部具儀嵩使人風山儀注雖具

似當另疏留行山曰國本久未定今幸承上

指復當留行耶册封之日更請上御殿目送

景王出大明門 上曰此成化間以兄封弟故

事今以父封子亦當如是耶竟不陞殿而山自

是寢失 上意矣當是時山生一女而嵩子世

蕃欲求為媳因設酒享山而以大學士李本為

之介酒未行山與本奕本以手掩局語山今日之酒爲何而設山對不知本乃以世蕃之情告山曰某老矣何從得生女乎世蕃聞之感然不安遂罷酒而山于是與嚴失歡後嚴氏敗而其姻家無不得禍者人始服山之先見

張文肅治虛懷高朗臨事果斷秉直不撓時嚴相用事一時脂韋澳忍不敢與仇公庚戌主會試發策問迺以權臣重臣立題辭峻峭弗之諱

是秋虜犯京師力疾抗疏乞決白河禦之不報

遂怏怏而終

國雅

中外怨嵩父子刺骨而刑部郎中徐學詩歷指其誤國無狀凡數十事且謂其威權足以假手下石機械足以先發制人財勢足以廣交自固乘機構隙足以示威劫衆文詞辨給足以飾非強辨精神警敏揣摩精巧足以趨避利害而彌縫闕失私交密惠令色脂言足以結納權路而

杜塞人口故諸凡論嵩者即不能顯禍于正言
直指之頃亦必托事假人陰中之于遷除考察
之際臣不能悉記即如先任給事中王燁陳垵
御史謝瑜董漢臣等于時幸蒙寬宥而今安在
哉故天下之人視嵩父子如鬼如蜮不可測識
寧是痲心疾首敢怒而不敢言何者誠畏其陰
中之也 上乃捕學詩下詔獄斥爲民而 温
旨慰留嵩嵩不自安請遣世蕃歸田里不許令
給假隨任侍親而已學詩疏雖不見用然天下
傳誦以爲名言

余公繼登在位執法守政夙夜勤恪遇天地大
災時政闕失抗事力諫無少規隨戊戌歲終舉
奏四方所報地震雷火及西寧鍾自鳴紹興地
出血二氣舛錯古所未有今郡國元元苦征調
酷權織造開採抑鬱無聊易動難安幸 上思
惟天心圖謝過之實疏入報旨惕然

纂修

吳元年初置翰林院首召陶安爲學士時方召四方宿儒集闕下議禮命安總之詔修律令安爲議律官十二月甲辰律令成命刊布中外洪武元年正月大明令刊修分吏戶禮兵刑工大明律亦如之儒臣奉二書以進上曰律令者治天下之法也令以教之於先律以齊之於後今所定律令甚繁就簡使之歸一直言其事

庶幾人人易知而難犯八月己卯上念律令

尚有輕重失宜有乖大典命儒臣四人同刑部

官講唐律日寫二十條取進上擇其可者從

之其或輕重失宜則親爲損益務求至當六年

十月復命刑部與本院審定大明律七年二月

律成學士宋濂撰表以進二十二年八月更定

大明律初命本院同刑部官將比年律條參考

折衷以類編附曰名例律附於斷獄下至是特

載諸篇首頒行之

元危素再入翰林僅一日而天兵入燕素曰
國家遇我至矣國亡吾敢不死趣所居報恩寺
俯身入井將就溺寺僧大梓與番陽徐彥禮力
挽起之且謂曰公毋死公不祿食四年矣非居
任者比且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之史也
已而兵入府藏垂及史冊公言於鎮撫吳勉輩
而出之由是累朝實錄無遺缺者素之力也

高帝以宋濂爲翰林學士令總修元史時編摩
之士皆山林布衣發凡舉例一仰於濂濂通練
故事筆其綱領及傳紀之大者同列斂手而已
逾年書成濂之功居多

詹同自翰林待制遷直學士陞侍讀學士上
嘗論曰古人文章明道德通世務如典謨皆明
白簡易無深險怪僻之語孔明出師表亦何嘗
雕刻爲文而誠意溢出至今使人誦之忠義感

激近世辭雖艱深意實淺近即使過於相如楊
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爲文但取通道術達時
務者無事浮藻

劉三吾博覽善記應對詳敏 上嘗命公編集
歷代帝王祭祀祥異感應可爲鑒戒者萃爲一
書名曰存心錄錄漢唐後來災異之應於臣下
者別爲一書名曰省躬錄

陶凱言漢唐宋皆有會要紀載時政以資稽考
今起居注紀言紀事藏之金匱已呈爲實錄凡
諸司領錄 聖旨及奏事簿籍紀載時政可以
垂法後世者宜依會要編類爲書使後之議事
者有所考焉其臺省府宜加置銅匱藏領錄簿
以備稽考俱從之

王備官翰林檢討進講經筵以文字供職時錢
塘王洪擅詞垣與同官一見過相推重 勅修
大典萃內外儒臣及四方韋布士母慮數千人

以總裁屬之

高帝御製集有授翰林編修馬沙亦黑哈麻敕
謂大將入胡都得秘藏之書數十百冊乃乾方
先聖之書我中國無解其文者聞爾道學本宗
深通其理命譯之今數月測天之道甚是精詳
時洪武壬戌十二月也二人在翰林凡十餘年
豈所譯者即此曆書與

洪武十五年命翰林侍講火原潔等編類華夷

譯語

上以前元素無文字發號施令但借高

昌書製蒙古字行天下乃命原潔與編修馬懿
赤黑等以華言譯其語凡天文地理人事物類
服食器用靡不具載復令元秘史叅考以切其
字諧其聲音既成 詔刊布自是使臣往來朔
漠皆能得其情 今言

永樂甲午十一月 上諭行在學士廣侍講榮
幼孜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要道其傳註之

外諸儒議論有發明餘蘊者爾等采其切當之言增附於下其周程張朱諸君子性理之言如太極通書西銘正蒙之類皆六經羽翼然各自爲書未有統會爾等亦類聚成編務極精備庶幾垂後廣等總其事舉朝臣及教官有文學者同修開館東華門外明年九月書成上御殿受之羣臣表賀時文貞輔獻陵南京監國故不預

成化初謝文肅被旨入校

先帝實錄見章公

景泰中論復儲下獄事輒嘆息泣下曰公疏動萬言而一不載何以示天下後世亟以告總裁官劉文安公公曰諸臣奏疏凡留中者例不得書謝曰天下事寧復有大於此者此而不書將奚書公盍上其事增入之劉公憮然曰業已成無益也迄今以爲恨

本傳

丘瓊山謂朱子家禮最得崇本敦實之意然儀

節畧焉爲考諸儒所言作家禮儀節使好禮者可舉而行通鑑綱目以正統爲主然秦隋之末有不可遽奪漢唐之初有不可遽予者乃作世史正綱著世變之升降明正統之偏全又謂西山真氏大學衍義有資治道而治國平天下之事缺焉乃采經傳子史有係於治國平天下者附以已見作大學衍義補

吳希賢拜檢討預修

英廟實錄有貴家子寇

姓者密以賄丐希賢致半詞於其父希賢拒之曰苟爲此他日何以見董狐於地下

顧清與修 孝廟實錄書妖人李孜省事焦芳

與彭華有隙誣其附以得進欲清以風聞書清云據實直書史職也他不敢與聞焦不能斂中官蔣琮誣逐臺諫涉歷旣久章疏雜沓時逆瑾方熾僉畏觸其黨莫敢涉筆清潛披精核盡載其實有嫌而欲節畧者不爲動

孝宗實錄焦芳多以意毀譽其間而武宗朝
大奸相繼亂政其事芬雜諸史官相顧不能書
董公玘於紀載詳而不冗簡而能盡又因以正
前錄之訛謬歸之至公其有功於國史甚大少
師費公每舉以語人

毅皇帝實錄方修檢討陳寰言邇者采尚書故
實上六館此不過從牒囊中探得之何關人主
大計卽翰林臣臚列具員耳今以爲宜復左右
史記言動秘燕之間備列彤管亡令他日盪矣
國是又文皇帝下金陵諸緣故主駢修父老
一二志焉上幸人賜一傳瑕瑾不掩庶有以
風示永永不報

嘉靖初董文玉同修武宗實錄因言昔武
宗卽位纂修孝宗實錄時大學士焦芳依附
逆瑾變亂國是報復恩怨又肆其不逞之心以
欺後世其於叙傳卽意所比必曲爲掩護夙所

嫉輒過為醜詆又時自稱述甚至矯誣 敬皇
而不顧凡此類皆用其私人暗寫同在纂修者
或不及見伏望將 孝宗實錄一併發出逐一
校勘出芳一人之私者悉改正之庶 敬皇知
人之哲不為所誣而諸臣難明之節得以自雪
傳之無窮可據以為信矣不然後世安知此為
芳之私筆也哉疏上士論愜然其諸經筵陳奏
議禮亦多類此

調護

解學士縉應制題虎顧衆彪圖曰虎為百獸尊
誰敢觸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 文皇
素不喜 仁宗感此詩甚思之時 仁宗留守
南京頗懷憂虞因命所親信者莫如夏原吉即
日往迎之

解縉之才有類東方朔然遠見卓識朔不及也
方漢庶人奪嫡淇國公丘福力成之 成祖惑

之遂欲易儲召帷幄重臣決之諸臣莫對縉獨
曰好 皇孫由是 成祖釋然 仁廟之位固
矣縉以三語而決此大事古未有也後丘福泄
其語於漢庶人庶人銜縉次骨以至屢貶逮赴
詔獄庾死雪中皆庶人之譖也自今觀之 列
聖及 聖子神孫享萬世無窮之業縉不爲無
助百餘年來褒贈之典不及而諸臣亦未有爲
白之者誠缺事也

文皇晏駕於榆木川楊文敏公榮金文靖公幼
孜恐事洩盡軍中錫器鎔爲殮具覆以龍衣日
進膳如故錫工盡除以滅其迹至京師人未之
知也 畜德錄

仁宗在東宮時監國爲漢庶人所譖蓋 太宗
初有易儲之意而庶人實覬覦之故也於是使
給事中胡濙往伺察之令書其不法事以聞時
梁潛黃淮楊士奇等皆東宮官善於保護教太

子守礼法而淡亦不敢曲意 上承回朝但言

皇太子敬天孝親諸實行以對 上意頓解

彭文憲在朝凡大臣為新進所媒孽者必反覆

辯析且以愛惜人才之意上達言官以言語微

過被譴亦必委曲言其不足深罪賴以全者甚

衆人稱得宰相體 琬琰錄

天順末讒者謂 憲皇景帝嘗廢之當別立嗣

英皇意頗疑之獨李賢不從一日 上病臥便

殿召賢論曰今庶事頗寧顧大者反搖柰何賢

曰此國本也力陳不可動 上曰然則此位竟

傳太子乎賢叩頭賀曰宗社幸甚遂傳 旨召

太子須臾至賢曰殿下事定趨出謝 太子抱

上足對泣讒遂不行成化初賢遭喪奪情實

憲皇固眷云 後渠雜識

天順中李文達公獨見寵任時冢宰王翱大司

馬馬昂皆為 英廟眷遇而尤賴公所維持凡

公有所薦舉必先諭意二公至御前疇咨時
於文則諉諸王公武則諉諸馬公或既自舉其
人亦必曰臣所知如此還須召某等再審二公
亦如公言以是上不致疑下皆信服

中官李廣死言者劾文武大臣嘗以賄交者欲
據廣所籍記大行斥逐羅玘謂具瞻攸在不必
指其名而暴其惡也宜諭令自陳或黜以他事
庶不貽朝廷羞識者韙之

廣東布政徐奇朝京師載嶺南土簞諸物將以
饋廷臣或得其單目以進上閱視無士奇名
獨召士奇問故將以私交罪之士奇曰奇自都
給事中受命赴廣時衆皆作詩文贈之故有此
餽臣不與名者以當時病未有作不然亦不免
今衆名雖具而受否未可知且物微甚當無他
意上意解命中官燬其目一無所問

劉瑾威權日盛狎視公卿惟見東陽則改容起

敬時焦芳與東陽同官又助瑾煽虐東陽隨事
彌縫去其太甚或疏論廷辯無所避忌所以解
紆調劑潛消默奪之功居多否則衣冠之禍不
知何所止也或者乃以其依違隱忍不決去非
之過矣

籍瑾書籍得秦府永壽王爲瑾慶壽詩序中間
稱謂過於卑諂 上怒甚欲降勅切責東陽上
疏曰自古治亂賊者正名定罪誅止其身昔漢

光武平叛賊王郎得吏民交通文書數千章不
一省視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當劉瑾
專權亂政之時假托 朝廷威福以劫天下生
殺予奪惟其所欲中外臣民誰不屈意待之往
來書信禮意雖於律法有碍但因畏罪避惡多
不得已情有可原況王府懿親尤宜優待自非
知情助叛法不可赦者其細故小過亦須曲賜
包容若指爲罪降勅切責則凡有書信餽送者

不知其幾傳聞驚駭各不自安或媿懼終身或遂致失所不可不爲之慮今劉瑾罪狀明白已正典刑伏乞 聖明洞察廣大涵容將此壽詞置之不問并一應文書涉叛逆事情者并行燒燬以減其迹使人心安帖事體穩當 上以爲然於是悉焚其往返文字無延及者

溫公仁和舉止端重有大臣體沉深善謀數抗論國事大同之卒擁兵阻城公謂當以慰問代

藩遣官因視卒罪狀可撫則撫之便又寧夏撫臣以慶王不軌事聞請徙之高墻因與兵案誅從反者公言事未彰白未可卽禁錮請勅戒諭王不悛而後治之以明 朝廷議親之仁旣而遣官薄問王果得赦而夏人免于兵家圖像以祀曰活夏城者溫公也

翟鑿頗以溫厚回 上意 上嘗怒言官奏事不實鑿徐對曰彼豈恃許風聞故耶爲之解又

嘗從容語邊將鑾曰邊將驍勇者多所見無踰於周尚文小過嚴耳 上曰卿言之善嚴固當以寬劑也尚文果爲名將

有小璫以事于巡城御史不應則踵門而詈御史怒執而笞之羣璫趣之司禮中貴所欲奏許御史階業爲解得免而御史乃劾論璫璫恨甚結黨百餘人要御史午門毆辱之都御史王廷擬疏糾羣璫以問徐階階念疏卽行彼璫爭自

匿欲得其主名則且展轉不可究詰萬一彼先之以誣我禍且叵測 先朝事可監也乃使人致司禮之上佐曰尚文者語之曰諸貴人羣毆御史業何處文倨謂內外各有體相公毋但爲御史惜階曰吾非爲御史惜爲 國家大體惜且爲司禮諸公惜耳文怪問何謂階曰毋論御史王臣卽 天子臨御之所而羣毆人能保上之不怒乎諸公何不以時訶得其人而速奏

治之卽外廷有繼者其輕重在諸公手而
上必不怒諸公體故在也文悅以告其長滕祥悉
得其主名叅之王廷疏繼上羣瑄窘不能自匿
又無可以宛轉道地者悉就逮杖其首惡三人
百發邊戍餘九人各六十爲南京淨軍

先帝朝言事諸臣得罪者多自田間起暴貴而
旣以階勝拱則恃而益強事毋論大小輒爭

上久而不能堪諭階等責其欺肆令詳處階言

言官遭際昌時思欲報答非敢爲欺第性氣粗
率則言或過當事出風聞則語有失實不諳事
體誠有之謹錄 聖諭轉示使各省改而同列
尼之者云柰何不擬薄譴階曰卽 上遽有譴
我曹且力諍而乃導之譴乎則曰如 上諭詳
處何曰令省改卽處也及疏上 上亦竟弗罪

忠節

方孝孺洪武中以學士吳沉揭樞薦召見 高

皇謂樞曰孝孺孰與汝樞曰十倍于臣使見
皇太子賜宴故欵其几以試之孝孺必正之乃
坐 高皇使人覘之喜謂 皇太子此莊士也
當老其才以輔汝耳丙子徵入典應天試 太
祖大漸遺令先召孝孺建文卽位馳驛召還爲
翰林博士進侍講學士日侍經筵備顧問凡將
相大政議輒咨孝孺讀書每有疑卽召使講解
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必命孝孺就展前批
答比定官制改侍講學士爲文學博士卽以授
孝孺靖難兵起日召謀議詔檄皆出孝孺手兵
旣渡淮畫策堅守誓死社稷知事不可爲乃作
絕命辭未幾不屈而死

陳迪洪武初爲訓導嘗代郡草萬壽表 高皇
覽而異之近臣以通經薦召爲編修陞侍講轉
山東叅政晉雲南布政建文初改官制定六部
一品徵迪爲禮部尚書屬時更修制度詔羣臣

集議條奏沿革損益迪議居多靖難兵起與齊泰黃子澄上疏陳大計極論李景隆奸邪不可任軍權恐損國威時受命督軍儲于外過家不入聞變卽赴京師 文皇卽位召迪責問之迪抗聲指斥併收其子鳳山丹山等六人同磔于市於迪衣帶中得詩云三受天王顧命新山河帶礪此絲綸千秋公論明于日照徹區區不二心又有五噫歌

黃觀字瀾伯洪武二十三年發解京府明年會試第一廷試對禦戎策以天道福善禍淫之機人事練兵講武之法爲言 高皇嘉之擢狀元授修撰復黃姓歷尚寶卿建文初遷禮部右侍郎定官制增左右侍中員次尚書改觀爲禮部侍中與孝孺等日見親用 文皇索齊黃時觀草制極陳大義辭多指斥北師渡淮觀奉詔徵兵上游率諸郡入援至安慶聞金川門變痛哭

謂人曰吾妻翁素有志節必不辱遂招魂葬之
江上 文皇命收觀妻翁氏并二女給配象奴
翁持釵釧佯使入市酒殺遂攜二女投通濟門
橋下死觀至東陽河知事不可爲會有朝使召
觀觀給使者曰入賀新朝禮當預習乃朝服東
向再拜遂自投羅刹磯湍急處舟人急鉤之僅
得珠絲棕帽以獻命束芻象觀帽之而對于市
籍其家初翁夫人及二女屍順流至賽工橋側
土人藁葬之萬曆癸卯青陽施益臣立墓祠請
於京兆春秋祭祀不絕

胡子昭爲榮縣訓導建文初陞檢討歷刑部左
侍郎 文皇卽位被逮死之臨刑有詩曰兩間
正氣歸泉壤一點丹心在帝鄉

練子寧名安以字行洪武乙丑廷試第二授編
修建文初爲吏侍改御史大夫時見信用北師
起子寧與卓敬等畫策防禦極論李景隆姦邪

懷異志賣國喪師及召還子寧執景隆於朝數其奸邪不忠請速誅之不聽憤激大呼曰賣陛下者必此賊臣備員執法不能摧奸請先伏誅不懌遂罷朝靖難兵至李景隆以前憾請誅之及責問子寧語不遜斷其舌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子寧手探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在遂族其家

景清試禮部爲第二人對大廷賜第二人授編

修建文初爲左都御史改御史大夫 文皇繼統方孝孺練子寧等皆死而清委蛇侍朝人疑之一日早朝清緋衣入先是 文皇夜夢緋衣人挾刃圖不軌占者又奏文曲星犯 帝座甚急 文皇因疑清及朝清獨衣緋命收之得匕首于清懷中詰責之曰欲爲故主報仇直立嫚罵不屈而死

陳性善洪武間爲檢討晉禮部左侍郎 皇太

孫時熟聞性善名及卽位獨召性善賜坐問治天下之要且使手書以進性善感知遇盡所欲言朝廷悉從之然施行未竟輒爲權奸所尼性善請見曰陛下不以臣愚猥承顧問臣旣僭塵上聽許臣必行未幾輒改所謂作法自戾何以信天下建文帝爲之動容北師南下改性善副都御史監軍戰靈壁敗績性善被執旋縱遣之性善愧忿衣朝服躍馬入于河以死

黃子澄名湜以字行洪武乙丑會試第一廷對擢第三授修撰累遷太常寺卿皇太孫立諸王多不遜服一日太孫御東角門召子澄謂曰諸王尊屬各擁重兵何以制之對曰諸王僅有護兵纔足自守萬一有變以六師臨之誰其能支漢七國非不強卒底亡滅小大強弱之勢不同而順逆之理異也太孫喜曰得先生謀吾無慮矣旣卽位命子澄兼學士與齊泰同倚任會周

齊湘代岷相繼煽動建文君朝罷謂子澄曰先生憶昔東角門言乎子澄頓首應曰不敢忘遂出與齊太議削奪諸王兵權北師遂起首以誅太子澄爲名詔以李景隆爲征虜大將軍率諸將兵百萬以往未幾景隆累戰皆大敗棄其師遁召還又赦不誅子澄痛哭諫曰景隆出師無紀度意在觀望懷二心不亟誅何以謝宗社懲將士練子寧亦執景隆于朝且哭且數其罪請

誅之皆不聽已而江淮諸將繼踵敗衄子澄拊膺號泣曰大事去矣誤薦景隆萬死不足贖誤國之罪 文皇卽位子澄逮至責問不服族誅姻黨戍邊者四百餘人同時被戮諸臣俱號齊黃奸黨榜諭天下

盧原質字希魯原質于孝孺爲外兄而問學得之方門爲多洪武戊辰舉進士第二人授編修歷太常少卿建文中多所建明靖難後召見不

屈死之

高遜志元末僑寓嘉興好學問爲文深純典雅成一家言洪武二年徵修元史爲編修累遷侍讀學士建文時爲太常少卿兼學士與董倫同爲會試考官靖難後遜去不知所之

林右洪武初嘗奉璽書行邊有戡定功進春坊大學士命輔導皇太孫以事謫中都教授尋掛冠歸靖難師起聞希直族誅爲位哭于家永樂

戊子島夷訐海上台被其毒監司聞右才請爲閭里計右不得辭勉起視兵督郡子弟剿平之上以此知右遣使召不赴令武士械至京師然猶爲溫語相慰勞冀加錄用也右對云罪人逃死已久籍令可仕當與方孝孺同朝矣上大怒命曳出剗之竟死

戴德彝洪武二十一年進士第三人授編修建文中改左拾遺北師南迫與齊黃等日夕謀畫

防禦 文皇卽位逮至責問不屈死之

侍讀樓璉靖難兵入京 文皇命方孝孺草詔
孝孺不屈戮死復改命璉及王景璉入見孝孺
受極刑惶怖受命歸而憤歎妻子問之曰得無
傷方先生耶璉愧曰我受刑猶可正恐累及汝
輩耳遂巡一夕間自經死

王叔英

召爲修撰上資治八策援古證今鑿

鑿可行建文嘉納之與孝孺日見信用北兵至

淮上游兵逼江干建文遣使四出募兵叔英奉
詔行至廣德聞建文遜位慟哭會齊泰奔叔英
曰太二心矣急擒太至問之故乃相抱慟哭與
太且圖後舉已而知事不可爲沐浴衣冠書絕
命詞藏裾間自經于玄妙觀銀杏樹下

王艮建文元年江西鄉試第一明年舉禮部廷
對策最優以貌不揚易胡靖第一艮次之又次
李貫並授翰林如洪武十八年故事艮初聞靖

難師起輒憂憤不食及渡淮卽訣妻子曰食人之祿者死人之事吾不可復生矣迨北師入城胡靖解縉吳溥爲良鄉人寓舍連楹皆踰垣集溥舍縉陳說大義靖亦憤激慷慨良獨流涕不言溥曰三子受知最深事在頃刻若溥去就固可從容也隨別去時溥子與弼尚幼嘆曰胡叔能仗節大是佳事溥曰不然獨王叔死耳語未竟隔墻聞靖呼曰外鬧甚可看豬溥顧與弼曰

一豬不忍寧自忍乎須臾良舍哭聲動已伏鴟死矣靖縉與李貫皆迎附永樂初出建文時羣臣封事千餘通命貫與縉等編閱留軍馬田糧數盡焚諸干犯者因從容問貫縉等曰爾等宜皆有之衆未對貫獨頓首曰臣貫實未嘗有也文皇曰爾以是爲美耶食其祿思任其事當國家危急時官近侍獨無一言可乎朕非惡夫盡心于建文者但惡導建文壞祖法亂政耳爾等

前日事彼則忠于彼今日事朕當忠于朕不必
曲自遮蔽也後貫遷中允坐累繫獄十年竟死
獄中貫亦吉水人

永樂中有一人居洞庭湖之濱久而復有兩人
至聚居一室不輕出門戶風月之夕則棹小舟
操酒榼泛湖而飲飲至醉扣舷而歌歌竟相持
大慟而歸人莫測也居人時以錢米周之或受
或否而一人病革呼其隣曰吾欲告汝以姓名

恐爲女累不言女終見疑柰何其人固請乃曰
我建文朝某編修也幸葬我湖旁某山下居人
收葬之其二人後不知所在

冶城客論

正統八年雷震奉天殿吻詔求言劉忠愍球時
在翰林陳言十事其一言宜親政務權不可下
移王振覽之大怒欲嫁禍無由錦衣指揮彭德
清往來王振門下用事公卿率趨謁而忠愍獨
不爲禮彭銜之會公上疏乃激振曰劉某疏中

權不下移之言暗指公也振大怒而公疏中嘗言太常不可用道士宜以進士處之未幾編修董璘自願爲太常少卿振因誣公與璘同謀故先言以爲璘地并逮下獄已而陰嗾錦衣衛使馬順以計殺公一日五更攜一小校推監門入公與董璘同臥小校前持公公知有變大呼曰太祖太宗之靈在天汝何得擅殺我小校持刀斷頸流血被體屹然不動順走前舉足踢倒因

曰如此無禮遂支解之裹以蒲包埋衛後空處董從旁匿其血裙數日密歸公家家人始知公死乃以血裙爲襯葬之正德中贈學士謚忠愍始鍾公同父與公同館相厚善封事實約與偕疏成爲妻所窺泣勸乃止明日公如其家鍾他往妻大罵曰汝自幹事何得累及他人公驚走且嘆曰鍾固謀及妻孥耶遂獨舉未數日鍾病死妻亟悔之每號輒曰早知曷若與劉侍講公

同死耶時同年尚穉習聞之比長疑以問母告之故同懷忿恨常欲申父志比後諫易儲杖死入祀郡中忠節祠與公同日迎主且聯坐云

正統十四年七月虜酋也先大舉入寇中官王振力請親征 上命英國公張輔等兵部尚書鄜埜等吏部侍郎學士曹鼐與侍讀學士張益扈從巡邊駕次雙寨王振蔚州人也邀 上幸其第癸丑次白登振益驕恣強復挾令進兵成

國公朱勇戶部尚書王佐噤無一語惟欽天監正彭德清首斥振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若有疎虞陷乘輿于草莽誰執其咎鼐益繼之曰臣子不足惜 主上繫宗社安危豈可輕進振嘗之曰儻有此亦天命也八月辛酉次土木相地布營陣未定虜已據河南次日虜偽退振復矯制起營追之虜大蹂躪我師敗績死者十餘萬人鼐益及諸臣五十二人皆死之景泰初贈鼎

少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謚文襄贈益院
學士謚文僖遣官諭祭并蔭叙其子云



